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小學生課堂故事博覽

悲愴的“命運”

— 外國音樂家的故事

 **eBOOK**  
內置資料 串流服務

悲怆的“命运”

## 交响乐之父——海顿

### 工匠的儿子

伟大的人物并非要出身高贵的门第，一切人的作为和成就在于顽强的奋斗、献身。

海顿是一位被世界人民公认的伟大的音乐家。他的名字飞越过不同的国度，写在音乐史书上。但是，他是世代相传的奥地利农民的后代。父亲马蒂亚斯·海顿是乡村里的一位巧手的马车工匠，也是一位乡间的农民“音乐家”。母亲是当地贵族家中的女厨师。他们夫妇一共生了十二个子女，第二个男孩就是约瑟夫·海顿。在他们生活的小村里或附近的地方，有许多哥罗狄亚人、匈亚利人、塞尔维亚人，斯拉夫人和茨冈人。这些民族的人民能歌善舞，他们用丰富多彩、婆娑多姿的歌舞和音乐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表达他们内心的欢乐和忧愁，悲哀和幸福，失望和追求。音乐成了他们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在田地、在草原、在河边、在井旁、在打谷场……都会看到他们美丽的舞姿，听到他们优美的歌声和悠扬的琴声。小海顿在这种音乐的环境里受到陶冶逐渐爱上了音乐，并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听到大自然中的和谐音响——小河泉溪的潺潺声，树林中枝叶摇动的沙沙声，悄悄絮语的风声，委婉的山鸟鸣叫声……都能拨动他的小小心弦而深深地打动他的心灵。在海顿幼小的心灵里，形成了最初的协奏曲。

春天，美丽的春天，是小海顿最快活的时期。看见田野变绿了，树木发出嫩绿的小幼芽，叫不出名的山鸟成群的飞翔，农民在田里辛勤地耕耘快活地唱着春天的歌，他的心里有无限的快乐和甜美！

春天一到，爸爸要整天忙着给人家修理大马车，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小海顿总跟着爸爸走来走去、转来转去，成了爸爸的“小跟班”。爸爸修车从不嫌小海顿在身边碍手碍脚，只告诉他：“小海顿，爸爸要做工，别总缠着我，快自己去玩吧！”

“爸爸，我喜欢你，不愿离开你。”说着小海顿就搂着爸爸亲起来，爸爸快活的用手揪他的小脸蛋。哟，手上的油腻擦到小海顿的脸上，刹时变成了小花脸，爸爸高兴地笑起来。

“快玩去吧。”

“那你给我唱一支歌，我就走。”

在小海顿这种年龄，别的小孩都是纠缠爸爸妈妈讲故事，可小海顿却缠着爸爸唱歌。爸爸知道他的脾气，想叫他安静只有唱一支歌。

爸爸唱起来，边修车边唱，唱起一首古老的民歌。马蒂亚斯·海顿有副次中音的好嗓子，音域宽厚。他唱得低沉，在唱述一位古代的英雄，为他的祖国献身。老海顿唱得时而悲哀，时而高亢……小海顿一动也不动地伏在车轴上倾听着……

一轮弯月在云海里游动，小海顿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他在想心思，他幻想自己将来也要成为一个歌手，到处去歌唱，像星空上的月儿那样自由。

他果然学起音乐，从六岁就开始正规地学起声乐。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一副好嗓子。八岁考进了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合唱团，作童声演唱。

小海顿离开了父母，从农村来到欧洲的名城维也纳。一个八岁的小孩子，生活还不能自理，一切还需要爸爸妈妈关心照顾，可是小海顿为了学音乐，

自己开始独立生活了。

刚到合唱团里，每天起床穿衣整理床铺都搞不好，别人都去吃早餐了，他还没有穿好自己的衣服，整好自己的床铺；他匆匆忙忙跑到餐厅进早餐，别人都快吃完了，大家一见到他就嗤嗤笑。小海顿就更慌张了，不知大家笑他什么！他发现自己的袜带没有系好，在地上拖着，上衣纽扣系错钮孔了，头发乱蓬蓬还没梳好……小海顿害羞得连早餐也没吃，跑出了餐厅；衣服脏了，起初自己不会洗，洗不净……小海顿心里想：在家咋没这样难，他常躲在没人的角落里偷偷的落泪：

“我还学什么音乐呀，连吃穿都管不好自己……”他暗暗的自语，“我不如回家找爸爸妈妈……”想想又哭起来了，哭得很伤心。

当他和大家一起在哥特式的大教堂里演唱，听见自己的童声在教堂的苍穹之中回荡，那么动听，那么感人，小海顿又不想回家了，决定留下，再难也不走了。

以后，他每天比别人提前起床，别人花一倍时间可以办完的事，他必须用二倍三倍的时间去作，慢慢地他学会管理自己的生活，度过了生活的难关，全心全意去学声乐，去学器乐。早晨很早爬起来，跑到树林里刻苦的练声，没有人给他作伴，只有早起的小鸟喳喳的叫声。假日里团员们成群结伙地到维也纳的近郊去野游，或去剧院看歌剧，小海顿则一个人独自留下，他悄悄地走进练琴室，在管风琴上弹练习曲。他努力地学习弹奏巴赫二段式的套曲，自由的、即兴的托卡塔曲、幻想曲和前奏曲。勤奋刻苦的学习，使他的音乐才华很早地表现出来。

海顿没有维也纳上流社会中显贵们的公子小姐学音乐的条件。他想买点学习的书籍都是很困难的。在家乡的父亲也知道儿子的难处，他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寄给儿子。少年的海顿收到父亲寄的钱，心里很激动，他多么需要钱！衣服也需要添了，鞋子也该换了，帽子……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

海顿拿着父亲的钱，走到大街上，走进一个个商店，总是看看又走了。他来到书店，一眼发现有本巴赫的《对位法》，这正是他最需要的。他掏钱买了这本书，高兴地走了。

海顿从巴赫的对位法学到很多东西，对他以后的作曲起了奠基的作用。

## 流浪者

一件不幸的灾难降到海顿的头上。女皇玛利亚要听音乐，旨令传下来，传到圣斯蒂芬大教堂。大主教一听到这命令，又高兴又慌张，立即下指示，命令教堂的合唱队积极准备，进行认真的排练。

大主教不放心，亲自跑到合唱队来监督，他跑来跑去，慌得满头大汗。看到排练，他指手划脚地训斥大家：

“停下来，你们唱得多难听，拿出力量来，把吃奶的劲都拿出来！”

合唱队员一听他的话都笑了，又不敢大声笑，可是又控制不住，主教大人发起火来，喊叫着：

“你们笑什么？！《马太耶稣受礼曲》里有笑声吗？”

队员们笑得排练不成了。大主教更火了，开始骂人了：“你们笑个屁，再笑就不给你们晚饭吃！”

一个人站出来，对主教大人扮着严肃相说：

“大人，人有个天性：当他发现可笑的东西，他就管不住自己，要笑出声来；您把《马太耶稣受难曲》说成了受礼曲，自然大家——”

还没等话说完，大主教就怒气冲冲打断他的话：“受礼和受难都一样。”

合唱队“嗡”起来了，秩序也乱了。其实大主教对音乐一窍不通，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主教大人，你不敢违抗。那只好由他把巴赫的《马太耶稣受难曲》说成是受礼曲了。

总算排练结束了。海顿觉得这次排练唱得非常吃力，发觉好象自己的音质也变了，变粗了，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嗓子。

合唱队来到金碧辉煌的宫内。海顿看见这宫廷的建筑艺术，使他惊叹赞赏不已。墙上挂着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的名画。一幅幅油画栩栩如生，吸引了海顿的注意力，他多想在这些艺术珍品前多停留一些时间！可是，这不可能，他跟合唱队一起来见女皇玛利亚陛下。整个合唱队队员们都穿着绣金的宫廷服装，带着假发，海顿显得那么不自然，也有些紧张。他还在担心自己的嗓子，暗自想着：这几天，嗓子怎这么不舒服。千万可别出问题，求求上帝保佑！一个演员，嗓子一出问题，可就完了……海顿不敢再往下想了。他心里有些慌，这时乐长举起了指挥棒，演唱开始了。

合唱队多声部的大合唱《马太耶稣受难曲》正在进行着；大主教不时察看女皇的脸色，还好，玛利亚女皇的脸上露着笑容，大主教有些受宠若惊。突然女皇的尊容抹上一层不悦的色调，大主教慌张起来，不知如何是好，竭力猜测女皇陛下不悦的原因。他还没有搜寻出陛下不悦的因由，演唱终止了。

“他叫什么名字？”女皇陛下指着海顿问大主教。

乐长慌忙抢先答道：“女皇陛下，您所指的小臣叫海顿，海顿。”

“他的嗓子不像是歌喉，简直是老鸦聒噪，给合唱队增添了难听的噪音……”

大主教、乐长此时真恨海顿招惹陛下的不悦；海顿此时羞愧得无法站在合唱队中，他低下了头，脸红发烧，他恨不能立即逃出宫。他头脑什么也想不出来，只感到发胀，几乎都站立不住了。他不知道是怎样跟着大家走出皇宫的。回到教堂，主教大人怒气冲天，几乎要吃掉海顿。海顿难过得只想哭，大主教责骂了什么，他一点也没听清。最后大主教责令乐长赶走海顿，海顿不说话，想哭哭不出来，老演员站出来替海顿讲情，说：

“主教大人，海顿还是一个孩子，他很用功，平时嗓子也很不错，现在嗓子变粗哑了，不是坏了，是孩子开始变声了！”

“海顿必须给我滚出教堂。”

“大人，海顿一过变声期，嗓子就恢复了，留下他吧。让他往哪走！”

只因陛下和大主教的专横无知，把变声期的海顿驱赶走了。可怜的海顿无处可去，他在大街上徘徊，流浪。

海顿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哪儿是他的归宿呢？

他迷茫怅惘地徘徊在维也纳的街市上。他走呀走呀，走到哪儿也没有他安身之处！走到日落西山夕阳西下，惨淡地晚霞给冬日的维也纳高大建筑物上涂抹一层薄薄的霞光。残阳照在疲倦饥饿的海顿的脸上，海顿显得更为悲苦凄凉。他太累了，多想休息一下！他终于发现在一幢半倒塌的古老建筑里聚集着几个流浪汉，他向那边走去。他又停下来，这残垣断壁和那些悬挂着的楼梯、屋梁，那些黝黯角落里的蜘蛛网，令他胆战。那些残破的屋顶砖瓦掉下来，他可就要去见上帝去了。听天由命吧！我又不是王孙公子，他们能

住，我又为什么不能住下？他们不是没有被砸死吗？为什么我会被砸死呢？正在犹豫中，里边的一个流浪汉用一种海顿不曾见过的目光盯着他，他不知如何是好？

“小伙子，你不是皇太子吧？那你过来！”一个流浪汉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对海顿说。

海顿只是感到害怕，想退出来，可是自己的脚不听自己使唤。

“噢，还是宫廷里的‘官’呢！”流浪汉看着海顿一身宫廷乐队队员的服装说，“没什么，小伙子，别不好意思。我们这儿不卑贱，比那宫廷里的女皇还高贵呢。就拿我这顶帽子来说吧，女皇拿她的镶满珠宝的王冠来换我还不愿意呢！”

突然从四周和看不清的角落里爆发出一阵怪声怪气的笑声和呼叫。海顿没有力气支持了，他瘫坐下来，他手中的小提琴也落在地上。流浪汉奔过来，看看海顿苍白无血色的脸，他痛心地制止了大家的怪笑，说：

“不要笑了，看你们把他吓成了什么样子了！”

“晒，我们的老爷了看上了他了。”从角落里传来另一个流浪汉的嘲笑声，“说不定老爷子爱上他……”

“再闹，看我砸烂你们的头！”大家都不作声了，老流浪汉的话发挥了作用。老流浪汉把海顿扶好，昏昏沉沉的海顿坐不稳，他把海顿抱在怀中，抚爱地对海顿讲：

“小伙子，你还是一个新来的雏儿，别怕。他们不会伤害你。”说着转过身对那些流浪汉命令道，“快拿点吃的东西来给他。”

流浪汉拿来吃的东西递给了海顿，海顿心里的恐惧还没有消退，心里也难过，吃不下，没有接。他们好心地把东西放在他身边。老流浪汉对那一群人说：

“别吓坏他，你们都离他远些，让他一个人好好静心休息一下。”

海顿当初把他们看成是一群强盗、流氓，他厌恶他们，讨厌他们，又害怕他们。现在觉得他们外形固然污秽可怕，可是他们的心是好的。他们可怜人、同情人，是善良的，比女皇、大主教要仁慈上千倍。现在觉得出现在他意念中的女皇、大主教的形象太可怕了！

夜深了，流浪汉们一一睡了，只有海顿还想着心事，睡不着。在人间十七个年头，他还是第一次过这种生活。现在他心境平静多了，他不时地望望这些睡着了的流浪者的脸，仔细地端详他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之中有落魄贵族的后裔，也有文人、乐师、孤儿、小偷，也有曾杀过人的凶手……

雪花从破窗墙隙间飘进来，落在海顿的脸上，又融化了。他心里难过、悲凉、痛苦、失望……种种感情搅和在一起，他对谁讲呢？他拾起地上的小提琴，拂去上面的灰土用手抚摸它，现在只有琴是他随身的伴侣，只有琴是自己的知音——它可以听任他倾诉自己内心的一切！

海顿拉起了小提琴，琴声里，出现了田园景色：绿茵如毯，泉溪淙淙，炊烟袅袅，远望山野层林叠翠；急速跳跃的旋律里一个孩子来到田野，眼前的一切使他无限的欢快，他奔跑着、追求着，对着春天大声地呼唤着；一阵低沉的和弦，像一阵旋风突然出现，吹打着田园上的一切生命。小提琴接着奏出了如泣如诉的旋律，诉说着人间的悲哀、痛苦，听得到一个人心灵上的哭诉……

海顿用小提琴即兴地倾诉他人生的苦难、悲伤，泪水从眼里流出来，大

颗大颗的泪珠滴在琴上，一阵寒风吹过，雪花飘落在他的身上。多心酸的琴声呵，雪夜中随着北风在这古老的废墟上空飘荡……流浪者们不知什么时候都已醒了，他们默默地倾听着，再没有像傍晚时那样去打搅他，他们的心被这琴声揪住。他们觉得这小伙子创作的音乐是表现他们苦难、遭遇和他们心灵上的悲痛，及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一群流浪者随着琴声流下了泪水……

琴声把海顿和流浪者们紧紧联系到一起。他们把海顿看成自己人，看成是自己的音乐家。从此，海顿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成了海顿的保护者。

他们弄来吃的给海顿，他们鼓励海顿：

“小伙子，你才十七岁，好好练琴，将来会成为大音乐家的。”

海顿和他们生活一起，生活是艰难的，甚至是朝不保夕的。但是，他却有了真正的朋友和支持者，他们在精神上给海顿以力量。

海顿在失望中又看到希望。

从此不管是星稀的黎明还是银辉普照的月夜，不管是日照气暖还是风雪交加，维也纳市街上的行人都会听到从古老废墟里传出来的扣人心弦的琴声，然而都不知这个有持之以恒精神的练琴人，就是海顿。

不久，在维也纳的繁闹的大街和夜市上，常出现一个演奏夜曲的青年。演奏的音乐大部分是演奏者自己的即兴曲。

维也纳的广场上围着一群人，一个沉默不语的青年在卖艺：他在演奏小提琴。他的乐曲没有教堂音乐中过浓的宗教风格，而充满了生动的世俗性。你听了，令你热爱真诚、友谊而变得美好善良。乐曲演奏完了，青年把自己的帽子放在地上，等待听众放钱。他既没有像其他卖艺人那样讲着油滑的江湖话，也没有哀怜乞讨。你想丢下几个钱，就丢下几个钱，不放钱，他也不去纠缠。之后，取起帽子，钱也不数，拿起就走……人们议论着这个与众不同的青年：他不像是个卖艺的，一定是为生活所迫……

这个青年常常出现在夜市和咖啡店，他指挥五重奏，他也参加演奏，仍是拉第一把小提琴。人们仍不知他的名字。

海顿抱着提琴回来，点上灯，用从市街上检回来的废包装纸，划上五线谱，在上面谱写他新创作的乐曲。

美丽的维也纳沉浸在狂欢节的狂欢中。到处是化妆舞会，欢乐的人群；剧场在上演巴赫的清唱剧。

海顿在一座具有古典美的大建筑物前演奏着乐曲，热情动听，围着的人们在喝彩叫好。

一扇窗户打开了，有一位衣着华贵的中年人伏窗探身向下看，本想驱赶这群叫闹的人群，却被动听的琴声所吸引。他暗暗地赞叹着：这是一个有音乐天赋的人，演奏得多么成功，闪着灼人的才华。

“年青人，请你过来。”

那个窗口内的中年人向海顿热情地打招呼，海顿演奏完走了过去。

海顿被请到室内，那位中年人作了自我介绍：

“我叫费律克斯·克罗芝，喜剧作家兼剧院经理人。你呢？年轻人……”

海顿看他很真诚，告诉了他自己的姓名，讲述了自己的不幸生活遭遇。克罗芝非常同情海顿，也珍爱他的音乐才华，希望海顿能作自己的朋友，并一起合作。从此，他们相识了，也很投合。海顿和克罗芝一起创作歌剧：克罗芝写脚本，海顿作曲。

流浪者的海顿，从此结束了他的流浪的生涯，开始了新的艺术生活道路。

## 创造“十八世纪奇迹”的莫扎特

### 神童

一颗闪亮闪亮的明星升起来了：莫扎特降生于奥地利一个接近维也纳的小城——查尔茨堡。

他生活在一个音乐家庭。父亲奥波里德·莫扎特是一位有才能的音乐家、演奏家、教育家。在那个时代父亲只能以仆人兼乐师的身分在一个伯爵的宫廷里供职。他和一个大主教的女儿玛利亚·安娜·彼尔特尔结了婚，生了七个孩子，只活了一个女儿安娜·玛利亚和儿子沃尔弗于格·莫扎特。父亲尽管富有独创性，具有坚强的性格和广博的学识，受人尊重，可是在那黑暗的社会里，他的才能仍然得不到发展。但是，他却发现了另一个天才——他的儿子小莫扎特，并把终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小莫扎特身上了。

天才是深山中的灵芝，没有被慧眼发现时，它便是一棵草，被人发现了，便成了珍宝。当时莫扎特即使是天才，假如没有被人发现，没有人能认识这位天才，天才的莫扎特也只好被埋没。老莫扎特预见了他的小儿子将是乐坛上的明星，便用他全部的心血、汗水浇灌这棵天才的萌芽。在父亲辛勤的教育下，小莫扎特过早地显露了他惊人的奇迹：三岁便在音乐之家的熏陶下，开始接受音乐的启蒙教育，表现出罕见的音乐素质和乐感；四岁便学会了弹奏羽管键琴和古钢琴；五岁开始作曲。人们都说小莫扎特将来会是一个不寻常的音乐家。只有六岁的莫扎特——在其他的孩子还是只知玩耍嬉闹的年龄，他已经开始到欧洲各国旅行演出，获得多次成功，征服了欧洲，而在当时的欧洲便流传着神童莫扎特的传说。八岁的时候，莫扎特创作了第一批奏鸣曲，十一岁写了第一部歌剧，十四岁成为意大利鲍伦亚学院的院士，罗马教皇发给他“金距轮”奖章，他是荣获这种最高奖赏的第二个人。第二年，维伦的爱乐学院选这位少年音乐家为该院的院士。

少年时期的莫扎特所获得的成就令人惊叹。

### 十年旅行演出

萨尔茨堡的秋天是美丽的。

小莫扎特在倾听着林中发出的大自然的音响——这是美妙的秋声，动听的音乐……小莫扎特心中产生了灵感，此时诗人若要用抒情的诗句表现内心的感受的话，音乐家要用琴声表现内心的独白。他依着挺拔的树干拉起了小提琴。琴声徐缓如歌如诉，在林中传扬，有时像小鸟委婉的歌唱，有时象流泉在窃窃私语……，小莫扎特在即兴的演奏。

老莫扎特和他的朋友寻着诱人的琴声走来，两位老人没有惊动他，这位老朋友深有感触，而又激动地说：

“列奥波里德，你有了一个有天分的儿子，将来是我们的天才，我们的巴赫，我们的海顿……你真幸运！”

“老朋友，不瞒你说，我发现这个孩子有几分音乐天赋，我想把自己的后半生都倾注在他身上。”

“值得，列奥波里德。发现一位天才，也是你的贡献！在我们的时代，出现一位天才也是不容易的，就跟天体上多年出现一颗带着强烈的光焰的慧

星一样不多见。我们这个时代，大主教是绝对的权威，他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科学，不可侵犯；他需要的不是天才，是奴才。天才的出现，需要有慧眼去发现，发现了，还需要有天才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一棵破土的幼芽遇到冰霜的封冻，巨石的压迫，它能生存和发展吗？需要培养。列奥波里德，你想到吗，培养一位天才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呀！我们处的不是文艺复兴产生巨人的时代……”激越的旋律，强烈的力度对比的琴声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了，“小莫扎特应当出国旅行演出，那里也许会提供造就天才的温床。”

这番谈天，深深的触动了老莫扎特，他努力进行活动，做准备，争取出国。在各界人士的支持，帮助下，就在这个决定小莫扎特生活道路和命运的秋天，父亲同大主教请了假，得到允许，赴维也纳旅行演出。

出发前父亲和朋友们又担心起来，迟疑不决，种种的忧虑涌上心头：维也纳是世界名城，奥地利首府、欧洲音乐艺术的圣地。这里出现了无数的音乐家，这里又云集了世界音乐界的名流，在乐坛上有各种音乐艺术流派……现在，这里又正进行格路克的新歌剧和守旧的歌剧之间的斗争；这里的贵族都拥有自己的乐团，为了显示自己富有、豪华，常开家庭音乐会，在各种节日也举行公开的大音乐会；这里听众的欣赏水平又是那么高，有些贵族虽是趣味浅薄低俗，但他们有权，常常是一种新艺术的阻力……小小莫扎特——一个刚刚六岁的孩童能引起那里人们的注意吗？能开成音乐会吗？

但为出国演出已作了准备，不想改动行期，一切去听取命运的抉择吧！

老莫扎特带领六岁的小莫扎特和十一岁的女孩登上出国的行程。这便开始了莫扎特陆陆续续历时十年的旅行演出的生活。我们跟随小音乐家的行迹，记述下莫扎特所到国家演出的情况：

他们来到了维也纳，对六岁的孩子来说感到陌生，这是不同于萨尔茨堡的另一个世界。在维也纳尽管有音乐界的名流，但他们还未曾见过六岁的孩子敢于开音乐会，敢在这样的世界里抛头露面！不要说孩子的音乐，就凭这小小的年龄就轰动了整座城市。维也纳人把孩子推荐进宫廷，小莫扎特和姊姊在申巴龙夏宫里为皇族演出两个星期。他们姊弟两人有时单独演奏，有时四手联奏，人们兴奋地欣赏他们演奏的艺术。更为惊人的是，小莫扎特在显赫的达官贵人、太太小姐和一大群皇族面前，坦然自如地演奏了自己的作品。他们又提出自己的命题，请小莫扎特即兴地在古钢琴上演奏，这对一位有名的演奏家，即使当时的巴赫和海顿，也是一场考验。小莫扎特略作沉思，好象在冥想……之后，他像一位演奏家似的精神一振，手在琴键上有力的弹出主题的旋律……赢得喝彩。人们用布巾盖上了键盘，让小莫扎特隔着布弹奏；出人意料，小莫扎特像魔术师一般，熟练地演奏了复杂的乐曲。维也纳有一位著名的作曲家瓦根则尔，小莫扎特当着他的面，一次也没有练习地即兴地演奏了他一部最为复杂的钢琴协奏曲，听众大为震惊，佩服这位“神童”的天才。

“神童”像一阵风传遍维也纳、奥地利、欧洲。人们都想见见这位小“神童”。

小莫扎特出入宫廷和贵族的客厅，受到热情的招待。到处是赞扬、掌声、鲜花和礼物，到处是爱抚和保护，小小音乐家被人们包围着拥簇着。这种生活，对一个童年的孩子是如负重担。小小的年龄却访问了许多国家和城市，最初的二年中，他到过德国、法国、英国、荷兰和瑞士。旅途的疲劳不讲，就是无数次的演出，已令人难以承担了。小莫扎特得到了锻炼，经受住了考

验。

一七六三年六月九日，莫扎特的一家向巴黎出发，十一月份才到达巴黎。这段时间，小莫扎特经过德国。在一些大城市和贵族夏季的别墅、城堡里开了音乐会，受到不寻常的欢迎。小莫扎特的声誉已震动了欧洲各国。在他所到的城市举行公开的音乐会，报界新闻界都掀起宣传的热潮。在法兰克福开音乐会时，有这样一张海报：

“今天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三晚六时正举行最后一次音乐会：十二岁的女孩和七岁的男孩举行钢琴演奏会，除了这个女孩演奏伟大大师们最难的作品以外，男孩将演奏小提琴协奏曲；交响曲演奏时，他将以古钢琴伴奏，他将在盖上布巾的琴键上好象未盖上琴键一样自如地演奏。以后人们如果在古钢琴或其他任何乐器上弹单个的音，或是和弦，或是其他东西，如小铃、玻璃杯、表发出的声音，他都能准确地说出这些音响的音名。最后他将不仅用钢琴即兴演奏，而且还用管风琴即兴演奏（时间随听众的要求，用听众向他要求的调性，甚至最难的调性）。用这些来证明他完全掌握了和古钢琴奏法不相同的管风琴的演奏方法……”

当时的音乐会要开四五个小时，一般成年的演奏家也会感到非常吃力，何况是一个小孩子。

德国大诗人歌德，曾回忆他少年时代听小莫扎特音乐会时的情景：

“我在他是一个七岁的小孩时曾看见过他，那时我是十四岁。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时他是一个头戴假发身佩短剑的小大人……”小莫扎特的演奏给人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按着当时的时风，他穿着皇室赐给的绣制金线的古典的宫廷服装参加演出。他的服装、发式引得人们发笑……小莫扎特的一切，吸引住了巴黎的人们。他简直成了巴黎上流社会的音乐沙龙和音乐会最惹人注目的对象。他走到哪里，哪里便引起轰动。法国的宫廷，非常宠爱这位小音乐家。在新年的时候，准许小莫扎特站在法国国王的桌子旁。这是破格的优待，当时被看做是最大的荣幸。

小莫扎特在巴黎演出期间，正是法国新旧两大乐派斗争非常激烈的时期。新乐派的艺术思想，对他以后的歌剧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

巴黎是一个令人向往又令人迷惘的世界，那里有世界上的豪华，也有世界上的龌龊。在那变化莫测的社会里，有人转瞬间升腾，转瞬间幻灭……这里有新的文学艺术，有新的音乐，人们可以自由言论，有着民主……好象比起德奥的那种守旧闭塞的生活空气，维也纳也变成了一个土气的外省城市了。小莫扎特在巴黎，参加了一些国家著名作曲家的作品音乐会。艺术的民主、自由，都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不久，小莫扎特在巴黎写成了最初四首古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并在巴黎出版了。这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巴黎被征服了。

一七六四年四月莫扎特一家又赴英国，在这个国家逗留了一年多时间。在英国他同样赢得众多的听众，同样征服了英国的听众，使一些老音乐家也敬佩这位小小的音乐家。他的演奏技巧纯熟、超众。有一位在英国很有威望的学者，请小莫扎特即兴演奏当时一首歌剧的咏叹调——爱情的或是嫉妒心理的咏叹调。小小的年纪对歌剧咏叹调所描写的人物内心和性格的复杂性、戏剧性的理解，表现的那么深刻，使在座的音乐家和演奏家惊叹不已，拍案叫绝。

西洋音乐之父巴赫的次子——约翰·巴赫，他以“甜美风格”的交响乐、

歌剧和古钢琴的作曲家在意大利获得了声誉以后，来到英国，成了英国广大听众的崇拜者。就是这样一位已经征服了欧洲的大音乐家却主动地与八岁的小莫扎特进行友谊的接触。他们俩人的年龄相差 22 岁，但他们友好的平等的相处；他们一起弹琴，交换他们的音乐艺术感受和体验。

在伦敦，小莫扎特逐渐发展以作曲为他的音乐活动的主要内容。他致力于古钢琴、小提琴和交响乐的创作。他对声乐和歌剧也发生浓厚的兴趣。老莫扎特感到有必要让自己儿子学习意大利歌剧。小莫扎特跟伦敦剧院中的一位名歌唱家曼楚奥里学过声乐，这为以后歌剧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这时的小莫扎特不仅是一位演奏家，而且成为了作曲家。在伦敦他出版了六首古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这个期间，父亲由于旅行演出生活的劳累，患了病。小莫扎特怕弹琴惊扰了病中的父亲，不用古钢琴创作了三部交响乐。到这时小莫扎特已逐渐写成了舞曲、回旋曲、奏鸣曲等四十三首作品了。

一个孩子创作了三部交响乐，出了自己作品集子，叫人不敢想象！

莫扎特的名字像长了双翅一样，很快飞遍了欧洲各国。

荷兰大使邀请小莫扎特到荷兰访问演出，莫扎特一家又去海牙，之后到阿姆斯特丹。两个孩子太疲劳了，累病了。略作休息便走上归途，经过巴黎，重新举行轰动一时的音乐会；在瑞士的日内瓦、洛赞、伯尔尼、秋利赫、慕尼黑、德国公爵的离宫又多次开了音乐会，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小莫扎特旅游欧洲又将近三年之久，终于回到了他所深深怀念的故乡——萨尔茨堡，又重见了分别三年的小朋友，又恢复了童年的天真和活泼。

小莫扎特早已跨过了童年。他像成人一样或超过一般成人那样用功学习。他坚持不懈地学习音乐，提高自己的演奏技巧和创作的水平。他努力学习拉丁文、法文、英文和作为音乐家必修的意大利文。他的成绩显著。他不是一步步地走，而是惊人的飞跃——十岁的小莫扎特竟和成年的作曲家一起合作，创作庄严的清唱剧。萨尔茨堡大学的大学生每年要举行一次戏剧演出。在他十一岁的时候，他为大学用拉丁文创作了一部小型歌剧《阿波洛恩和吉阿春特》。同年九月维也纳一流喜剧团向小莫扎特正式预订歌剧。这只有非常有名气的作曲家才能得到如此信誉和荣幸。小莫扎特如期的完成了歌剧《假傻姑娘》。在维也纳期间他又写了宗教音乐《弥撒曲》，演出获得了成功。许多维也纳报纸作了报道：

“这个庆祝会的全部音乐是著名的沃尔弗干格·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公爵教堂里任职的列奥波里德·莫扎特先生的十二岁的儿子，以自己绝无仅有的天才写成的，更使大家惊奇和赞赏的是作者自己非常精确地指挥演奏了这些音乐，同时自己唱了经文歌。”

小莫扎特显露的音乐才华是多方面的，这是一般人不能媲美的。

小莫扎特没有满足眼前的成就，他继续向高高的山峰登攀。他加紧跟父亲学习，向更深的音乐领域进军，准备到意大利去。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有灿烂的文化艺术，也是音乐之国。当时，一个音乐家只有在意大利赢得声誉，他的成就才能被世界公认。

一七六九年十二月，父亲得到维也纳宫廷作曲家加谢的推荐，拿着他的介绍信，前住意大利，开始了两年之久的旅行。小莫扎特还没有到达意大利，他的名声早已传到了那音乐之国。在崇尚艺术、音乐和天才的意大利，人们对莫扎特达到崇拜的程度。他们父子两人先到峻峭的阿尔卑斯山旁，罗威列托城。城里的显贵托杰施男爵请小音乐家到府邸演奏，聚集在男爵家里的一

些城里的知名人士，对小莫扎特的演奏赞叹不止！他们生平还是第一次欣赏到这样美的音乐，因而惊动了此城的上流社会。立即决定第二天在本城的大教堂里演奏管风琴。消息飞快地传遍了全城。第二天，观众潮水般涌向大教堂，大教堂被围得水泄不通。通向教堂的路被阻塞了，莫扎特无法通行。无奈找了几位身强体壮的人，在莫扎特的前面开路。

略停几天，莫扎特在意大利开始了真正的旅行演出。他到了维罗那、曼图亚、弗洛连齐亚、名城米兰、罗马、那不勒斯和文化中心鲍伦亚……所到之处，都掀起了欢腾的浪潮，把他当贵宾迎接。每到一处，他的音乐会开的都很成功的。大部分的音乐会都是演奏自己的作品。他准备了十四五自己创作的节目。有古典交响曲，有钢琴和小提琴协奏曲，有奏鸣曲、赋格曲，也常常即兴演奏即兴曲。在演奏交响曲时，他坐在古钢琴后面指挥，在三重奏中他拉小提琴，同时，他也常独奏古钢琴和小提琴。小莫扎特在音乐会上常即兴演奏他第一次听到的协奏曲和咏叹调的伴奏，自己边伴奏，边以歌唱家的身份歌唱这首咏叹调。

他有敏锐的听觉，惊人的记忆力。有一次，他听了罗马教皇教堂的歌手们演唱了作曲家格列戈利奥·阿列格利的有名的多声部的《赞美歌》。这个作品每年只在受难礼拜内听两次，作品的总谱是谁也难见到。他听了，回到家立即凭借自己的记忆默写出作品的总谱。

在有着悠久艺术历史的意大利，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的音乐会，能征服了以音乐为语言的意大利的人民，那是何等的奇迹！而这个孩子在有高超鉴赏音乐水平的意大利人民面前，却大胆、勇敢的证明了自己。

当时，享有世界声誉的米兰歌剧院，被这位音乐天才俘虏了——他们正式决定向莫扎特预订大歌剧，而且要求按意大利风格写成。几个月之后，小莫扎特写完了歌剧《米特利达特·黑海王》，带着歌剧总谱又重来到米兰。歌剧院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了总排演，他亲自指挥了新歌剧的演出。在米兰观众的心里——少年作曲家所获得的巨大的成功，简直不可思议。在剧场里，观众兴奋激动得发了狂：在歌剧的每首咏叹调唱完之后，都爆发一阵掌声和欢呼声。“大师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

一七七一年八月鲍伦亚学院决定选十四岁的作曲家为其院士；一七七一年一月五日维伦的爱乐学院也选定少年作曲家为其院士；罗马教皇奖给少年作曲家一枚“金距轮”奖章。小莫扎特荣获了只有最卓越的作曲家才可获得的荣誉。

一七七二年秋，十六岁的作曲家结束了十年的旅行演出生活；开始了艰难的青年创作时期。

## 天才 主教 恶魔

莫扎特结束了十年的国外旅行演出生活之后，回到奥地利，正遇到奥国女皇举行少有的宫廷音乐会，莫扎特应邀参加音乐会的演出。女皇被莫扎特的美妙、动人的演奏迷住了，失神似地倾听着那动听的音乐。在座的人都鸦雀无声，莫扎特弹完了最后一个音符，结束了他的演奏。良久的沉静之后，突然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女皇被感动了，向即将结束自己少年时代的莫扎特投来关注地一瞥。这引起群臣的注意，他们暗暗地猜测：莫扎特要遇到福星了。

果然，女侍传下了女皇的旨意，要破例地召见莫扎特。

莫扎特的父亲听了非常兴奋、激动，又有些恐惶不安。莫扎特单独地来到女皇的身边。女皇精神格外的好，爱抚着莫扎特，在众人面前赞美了小音乐家。女皇摘下了自己的金表，这引起在场人的注目——这是世界上少有的金表！孩子们只有在童话世界里才能见到。金表小巧、玲珑、剔透，样式真美，在金表上还有美貌女皇的肖像！

女皇在大厅广众之前把她的金表赠送了莫扎特。在场的人们掀起了一片欢腾。女皇的儿子——那不勒斯公爵费尔丁安德，也走上前向莫扎特表示祝贺。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公爵是很欣赏这位不凡的音乐家的。

老莫扎特把这一切详细地看在眼里，高兴在心里：我的孩子，你比爸爸幸运，你将会有好的条件从事你的事业，发展你的音乐天才，我不再担心你的前途了：老莫扎特躲在角落里百感交集流下了热泪。

事后，费尔丁安德公爵回到那不勒斯，从那给女皇写信，征求母亲的意见，想把莫扎特留在那不勒斯——他的宫内作宫廷音乐家。公爵很快收到了回信，他急不可待地阅读。他在读一封不可想象的书信：

“……

你问我，你要不要把年青的萨尔茨堡人留下为你服务？我不知道该向你說什麼。因为我不敢断定，你到底需要不需要作曲家或是没有益处的人们！假使这能使你愉快，我也不想阻止你。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使你不要由于无益的人们，特别是像这一类无益的人们而给自己的宫廷找来麻烦。这些人像乞丐似的在世界到处游荡，会败坏宫廷的风气；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大家庭。”

儿子读了母亲——女皇这封信，大吃一惊：她为什么还要赠送给莫扎特金表呢？

这是虚荣外衣掩遮下的欺骗。

女皇是圣人，有堂堂的外表，在人们的面前，她是那样的仁慈，那样地热爱自己的臣民，那样的伟大，像一位救世主。可是，这位伟大的女皇在暗地里却是一个最大的有权势的骗子。

这条宫廷中的秘闻从小道悄悄地传扬出来，传到老莫扎特的耳中。起初，老莫扎特不相信，可事实证明传闻是真的呀！老莫扎特不敢将传闻的真象告诉自己的儿子，独自痛苦。他的好友来安慰他：

“你不要伤心，小莫扎特会自己寻找到生活道路。”

“你不知道，”老莫扎特对他的好友说，“他们捉弄了我们，捉弄了一个孩子！”

“安静些，老朋友，他们向来是惯会逢场作戏的。”

“他们侮辱我们是乞丐……”

“我和你都活这么大年纪了，也应当明白一切不要太认真了。你要生气吗？你要发怒吗？你会气死的。”但是说着说着，他也克制不住自己，“看了就是叫人生气。他们使用了咱的小莫扎特，享受了他创造的精神财富，他们娱乐一番，高兴了一阵子，然后又无耻地说咱们的小莫扎特是无用的人……天才是无用的人……”说着说着，他也哽咽了。

莫扎特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天才、才华在那些愚昧者、昏聩的君主和权势者的眼里，都视为有害之物。

在莫扎特通往青年时代的路途上，腐败的社会、当权者、主教大人、阴

谋者、恶魔们，为这个伟大的天才设下了不可设防的陷阱，恶运随时向青年音乐家扑过来。

他们狠心地一脚把莫扎特踢开，没有留给他一席谋生的职位。只有萨尔茨堡的大主教伊耶罗尼姆·柯洛列多伯大公为他准备好了——奴才的位置。你要吃饱肚子吗？那你首先要做一个顺从的奴才。

但是，莫扎特不是奴才，而是一个天才。莫扎特已不是幼稚的孩童。在十年中，这不算太短的岁月里，他已认识了适合自己的生活道路。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和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为了事业，他不能任人宰割，不能屈服权势、主教和恶魔们。

大主教决心要莫扎特归顺、屈服于他，按着他个人的志向去生活。

大主教召见莫扎特，莫扎特心神不定，不知祸福。大主教装出关心的样子，脸上露着微笑，说：

“你愿意做一个好臣民吗？”莫扎特没有回答，沉默不语。大主教继续说，“你愿意在我的宫中为我服务吗？”

“我高兴做我所能作到的一切。”

主教大人听了莫扎特的回答很高兴，但他并没有弄清莫扎特讲话的含意。

主教大人在情绪很佳的情况下，很想欣赏莫扎特的音乐。莫扎特在主教大人的书房进行演奏。主教大人的书房陈设豪华，还有一些古籍，甚至中世纪的羊皮书，充分显示出主人的兴趣爱好和学识。但是，莫扎特发现这些书积尘很厚，多年没人翻过，在这里仅仅是作为主教大人的装饰而已；室内阴森的气氛、黝暗的光线和那厚重的大窗帘，使莫扎特好象走进了中世纪封建大贵族的庄园，他感到窒息和压抑。琴声在书房里回荡……大主教将咖啡杯放下，站起来，缓缓地向莫扎特走来。望着他那一身贵重质料所做成的黑袈裟，那阴暗的投影，使莫扎特心灵一颤，感到向他走来的不是大主教，而是幽灵……莫扎特停止了弹琴。

大主教站住了，不动声色地对莫扎特讲：

“孩子，琴弹得不错。可是，你的音乐好象和这里的气氛不谐调。懂吗？说得更明白些，你的音乐离开了教廷的精神，表现的却是世俗的不太健康的思想。你不好多演奏些《弥撒曲》和《赞美诗》一类歌颂圣者的音乐吗？”

“主教大人，大家喜欢听……”

“你应该理解萨尔茨堡的化身——他不喜欢听这种音乐，有伤风化。”

“他是谁？”莫扎特不解的问。

“他，就是萨尔茨堡的大主教！”

莫扎特全身象触了电似的，绝没想到他平时所敬重的大主教却是如此……大主教接着说：“我的孩子，你不要太紧张了。我还给你一个乐长职位，孩子，你不会拒绝吧？”

莫扎特的内心激烈的斗争着，最后他鼓起勇气回答说：

“大人，非常感谢你的恩典。只是，我年岁还太小，音乐修养还不够成熟，我还需继续学习，还不胜任……”

“莫扎特，你不要太自信，太高傲了。不要忘了你是谁的臣民！我需要的不是天才，而是顺从我的臣仆、臣仆！”

莫扎特不知自己在什么状态下走出了大主教的书房，只是，他的耳中一直可怕的响着：“臣仆！”的声音。

他感到大主教是残暴的农奴主，以封建老爷式的专横对待自己的人民（也就是他称作的臣民）。大主教的偏执和野心使他周围的人都不能忍受。要求臣民完全绝对服从，放弃自己任何的意志和愿望，把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强行融化在他老爷式的专横的意志中。想着想着，莫扎特感到可怕起来。

可是，他抑制不住的激动——他实在感到萨尔茨堡令人窒息，大主教专横，当权者不学无术，又不爱惜人才，只热衷权势。他气闷得很，他猛力地推开窗户，一股清风吹来，似乎使他冷静些，他反复地思索着：自己被“囚禁”在大主教的管辖之下，多么想和大主教决裂，远走高飞！又想到他自己是亲人的“人质”，——他一走父亲就会被解雇，他的母亲和姊姊谁来供养？他只好忍受大主教鞭笞式的侮辱。

莫扎特经过长期屈辱的请求，主教大人终于准许了他的假期。一七七七年九月，二十二岁的莫扎特在母亲的陪伴下出走了。莫扎特和母亲乘坐着旧式邮政马车走了……大主教把老莫扎特当作人质不放。临分别时，老莫扎特来为儿子送行。想起往昔都是自己陪着小莫扎特出国旅行演出，今日他没有自由了。他十分沉痛地拉着莫扎特的手一再嘱咐：

“我的孩子，你还年轻，爸爸还是有些不放心，你的实际经验还不多，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爸爸，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全力去从事音乐，寻找我的生活道路。”

“孩子”父亲的声音颤抖了，“在外边不行，就尽早地回来呀！”老莫扎特想到外出的孩子可能遇到困难和阻力，他难过地流下热泪。

马车走动了，老莫扎特站在风中痴痴地望着远去的儿子；现在只剩下他了……

莫扎特来到德国的文化音乐中心曼海姆，在这里他结识了很多音乐家。他们互相研究音乐，真挚的友谊推进了莫扎特的创作；他在这里呼吸到真正的自由空气。他和这里颇享盛名的曼海姆交响乐队合作得很好。他为乐队的长笛演奏家温德林加和双簧管独奏家拉玛创作了两首卓越的长笛协奏曲和双簧管协奏曲。

一七七八年三月，他和母亲又到了巴黎。今日的巴黎和他童年见到的一样充满了喧闹。但巴黎似乎已忘记了往昔的“神童”莫扎特。他同母亲为了节约开支，住在小旅馆的下等房间里。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无亲无友，孤独无援，遇到种种困难，他不灰心。为了音乐和前途，在巴黎他奔走着，忙碌着，勤奋地工作着。经过努力，举行了公开音乐会，获得了成功。

恶运终于扑过来：炎热的七月，母亲因过度操劳病倒了。她已经病了很久，但她一直没有对儿子讲，怕儿子为自己担心而分散精力。莫扎特整夜地守候着母亲，为她四处奔走请医生搞药品。母亲病危了，身边没有父亲，也没有她任何亲人。他痛苦，他焦急，心如火焚——七月三日，他的母亲死在他臂膀里。夜，凄惨的夜，守在死者的身旁——在一种极度悲痛和茫然若失的精神状态里，恍惚不定地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这是一封催人落泪的信！

第二天，他怆然埋葬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他在异国完全是一个孤零零的人了。为了事业他牺牲太大了，失去了自己热爱的母亲！摆在他面前的前途是不可预测的。他没有胆怯，也没有因过度的悲伤而失去信念和前进的勇气，他仍然留在巴黎。此时，大主教想用宫廷乐长的诱饵拉他回返，他没有被官位所俘虏。他顽强地工作着，在巴黎最后几个月的时光里，他出色地完成了几首巴黎钢琴奏鸣曲：《a小调奏鸣曲》、《C大调奏鸣曲》、《F大调

奏鸣曲》、《A大调奏鸣曲》……

父亲心里很着急，怕大主教发怒，写信催逼儿子尽快回来。莫扎特无奈于一七七八年九月回到家乡。

莫扎特回到萨尔茨堡，又开始过那种奴仆音乐家的屈辱生活，他一天天难以忍受。大主教得寸进尺，强迫莫扎特接受更为苛刻的条件：他不能在任何地方演出，没经大主教同意不得到任何地方去，即使期限很短也是如此。大主教对莫扎特的摧残、嘲弄、侮辱越来越严重。一个贫穷无权的音乐家无人保护，只有自己靠斗争来争取自由！

这个时期，慕尼黑剧院请莫扎特写大歌剧，由于大主教和慕尼黑有特殊的外交关系，许可莫扎特写歌剧。歌剧《伊多美纽》很快写完了，在慕尼黑获得成功。成功使莫扎特更无法忍受大主教的压迫，反抗的情绪不断在上升，只要有一根导火线，就会爆发。

这根导火线逐渐燃烧起来。大主教召请莫扎特去维也纳，想在维也纳的上流社会里作为炫耀。莫扎特高兴地赴诏，他想到在维也纳可以和音乐界的朋友进行广泛的接触，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当他到了维也纳，一切都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音乐界的朋友为莫扎特筹备音乐会，多方面邀请他演出，大主教像奴隶主一般专横，不准他参加音乐会演出。偶尔他同意莫扎特演出，却把莫扎特当成犯人似的，演出后不能和广大观众接触。

日常生活中，他逼使一个大音乐家和奴仆一起共餐。对待莫扎特跟对待仆人一样，甚至都还没有厨师的地位高。封建主义的愚昧落后的强权，残暴地践踏蹂躏了一位天才；这位大音乐家在社会上却没有垂针立足之地。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写信给父亲：

“大主教粗暴无礼和残酷的对待我，强迫我扫地，收拾房间，只付给很可怜的一点钱。我不能再忍受这些了。心灵使人高尚起来。我不是公爵，但可能比很多继承来的公爵要正直得多。”

老莫扎特接到儿子的信失望了，他要开导儿子，劝说他要忍受。莫扎特告诉自己的父亲再也不能屈服了，“我的幸福到现在才真正开始。”

他勇敢的同大主教决裂。往常时，早晨起来就要到大主教的住室的穿堂里与仆人一起等候他的吩咐；今天，等到大主教接见的时候，他走进大主教的书房。大主教看到今日的莫扎特跟平时不一样，故作镇静地吩咐道：“莫扎特，请你写一首表现仆人令主人快活的主题的奏鸣曲。明天我就要听你的充满诗意的演奏。”

莫扎特忍受不了这种下流粗野的侮辱，他恨不得走上前，给这个身披神圣外衣的大流氓狠狠一个耳光。可是，他想到了父亲——父亲还在他的手下当奴仆音乐家……他竭力克制自己的愤怒和涌上来的热血，沉重地回敬了他：

“主教大人，很遗憾，您的臣民从今天起是无法再尽职了！”

他把自己的辞呈递给了大主教，主教大人没有想到莫扎特敢有如此的冒犯举动。他的乐师，还没有一个人敢如此胆大妄为。他错误的分析，以为莫扎特要求更高的优厚待遇呢。

“莫扎特，你还嫌钱少吗？你还需要多少——难道我一个大主教雇不起你一个莫扎特！我有的是钱。”

“主教大人，我不希罕你的金钱，我需要的是自由！金钱是收买不了自由的。”

“哈……莫扎特不要太天真了，你可知道主教大人的权力——”

“我有主宰我自身的权利！”

大主教也是生平第一次遭受这样的冲撞，他气得直喘，再也无法伪装下去，他暴跳如雷，竟用粗野的下流话谩骂莫扎特。莫扎特很平静，他轻蔑地看了大主教一眼，转身走了。

“给我滚！”

“主教大人，您会有那么一天的！”

这更激怒了大主教，大主教近侍阿尔柯伯爵从主教的房间像一只疯狗似地冲出来，把莫扎特从楼梯上踢下来。莫扎特从楼梯上滚落下来，头部身体跌伤了。他愤怒地说不出话来，浑身发抖，眼前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勉强回到自己的屋里，一头栽倒在床上。他痛苦地思索：强权为什么就能够蹂躏一个音乐家、一个艺术家、一个诗人，就允许强权毁灭一个音乐家、一个天才？

莫扎特病倒了，病得很严重，常处在昏迷当中。

几天过去，莫扎特逐渐好起来，他经过这一场精神和肉体的搏斗，坚强起来了，他获得了自由！不再作任何人的奴仆。他走上了自己新的创作道路，同时，也是更艰苦的人生道路。

莫扎特从此离开了萨尔茨堡，定居维也纳。

生活是自由的，但困难是重重的。

莫扎特独自一人生活在维也纳，无人照顾，也无人资助，一切依靠自己的工作、劳动和创作来解救自己。

他给私人教授音乐课，弥补自己不足的经济收入。他每天艰苦紧张地工作着：早晨起来，头脑清醒，便抓紧创作，午饭前去给私人上音乐课，教小提琴或钢琴，晚上还要参加紧张的音乐会演出。演出结束了，时间已经很晚，莫扎特已经精疲力尽。可是为了生活，为了事业，他在深夜里还要坚持写作，一直写到困乏得握不住笔杆为止！即使如此，他的收入也只能刚刚够交房租和糊口。

莫扎特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从事创作，什么也压不垮这位年轻的音乐家。不久他写出了歌剧《后宫的诱逃》，轰动了维也纳。之后又写出了《唐·璜》、《费加罗的婚礼》、《魔笛》等著名歌剧。他的声誉充满了维也纳，引起奥皇约瑟夫二世的重视，获得了音乐大师海顿和宫廷诗人达·朋台的真挚的友谊。同时也遭到了宫廷作曲家安东纽·萨拉耶利的恶毒的嫉妒。

海顿比莫扎特大二十五岁，两位艺术大师在音乐创作上结成了真挚的友谊。海顿这位大师对莫扎特的情感是“父亲、老师、朋友”。他们的友情在音乐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佳话。海顿写了六部出色的四重奏献给莫扎特，莫扎特也创作了六部四重奏作为答谢，献给了海顿。而这六部四重奏成了莫扎特音乐会上的名曲。

莫扎特的音乐创作越来越带有社会性，有严肃的民主的政治倾向。

莫扎特和达·朋台在歌剧创作的合作中，使他们的友谊更为发展。达·朋台常常来拜访莫扎特。他们一起谈话，常常谈得很久。当时，伟大的法国戏剧家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在巴黎上演了，很轰动。人民喜爱这出喜剧，喜爱剧中的费加罗。可是皇帝、大官们却反对、仇恨这个喜剧。他们感到剧中讽刺的就是他们；他们在剧场看戏，如坐针毡。最后他们强行禁演了《费加罗的婚礼》。

达·朋台为莫扎特读了这个被禁演的剧本，莫扎特更受感动，在他的内心有了要把它写成歌剧的动机。他勇敢地赞美这个被禁演的剧作，赞美剧中的费加罗，他讲：

“朋台，你真是一个天才，真有力，选了这样一个好剧本！你看第五幕第三场的费加罗的独白，写得多么好，多么深刻。”莫扎特从朋友的手中取过剧本，重新翻到第五幕，充满激情的朗诵起来，“‘……因为您是个大贵族，您就自以为是伟大的天才！……门第、财产、爵位、高官，这一切使您这么扬扬得意！您干过什么，配有这么多的享受？您只是在走出娘胎的时候，使过些力气，此外您还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您这个人也够庸俗的！至于我呢，天呀！湮没在无声无息的广大人群中，单为了生活而不得不施展的学问和手腕，比一百年来用来统治全部西班牙的还要多。……我不顾一切，投身戏剧。就是把脖子伸到绞索里去，我也干！我匆忙地编了一出喜剧，描写回教国家的后宫习俗。我以为我是西班牙作家，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批评穆罕默德。立刻，一个……不知道哪个国家派来的公使告了我一状，说我的诗句污蔑了土耳其政府、波斯、一部分印度半岛、整个埃及、巴尔卡、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王国。为了讨好我认为都是一些不识字穆罕默德王爷，我的喜剧这就被焚毁了。这些王爷把我们弄得遍体鳞伤，还把我们叫作‘基督教狗教徒’！——没法贬低天才的价值，就以摧残天才作为报复。……在马德里，新制订了一种关于出版自由的制度，连报纸也包括在内。只要我的写作不谈当局，不谈宗教，不谈政治，不谈道德，不谈当权人物，不谈有声望的团体，不谈歌剧院，不谈别的戏院子，不谈任何一个有点小小地位的人，经过两三位检查员的审查，我可以自由付印一切作品……，多么出色的独白！可以改写成动人的咏叹调。”

“莫扎特，我们的音乐家，你写吧！”

“我一定尽快写好这个歌剧。”

莫扎特很快完成了《费加罗的婚礼》歌剧创作。此事被萨拉耶利知道，他赶来为莫扎特祝贺：

“莫扎特，您真是我们奥国的大天才，又完成了新歌剧，我一定帮助您向皇帝推荐。”

“谢谢您，亲爱的朋友。您是宫廷音乐的主宰，有了您一切都会顺利的。”

“请相信我的友谊。”

事后，这出歌剧本送到皇帝那里，奥皇想要听听宫廷的音乐家萨拉耶利的看法；萨拉耶利在皇帝面前装出一副卑恭的样子，说：

“陛下，请您明鉴，这出剧以小人看，不是好剧。它攻击我们……在欧洲有很多国家禁演这个剧。”

被这样一讲，皇帝生气了，问道：

“莫扎特为什么还要写它？”

“莫扎特被世人称为天才，他年轻，变得太狂妄了，……”

“下令，禁止上演《费加罗的婚礼》！”

萨拉耶利听了皇帝的旨令，高兴的得意忘形，暗暗欢喜：

“莫扎特、莫扎特，有我就没有你！”

达·朋台得到这消息后，立即谒见约瑟夫二世，进行说劝：

“陛下，臣我多年负责审查剧本，从未失职，从未辜负陛下恩宠。臣民莫扎特一向敬重陛下，为陛下歌功颂德，从不敢越规……《费加罗的婚礼》”

是描写男男女女的爱情，描写他们的婚礼，您看剧名叫‘费加罗的婚礼’，就是写的婚礼，人人看了高兴……陛下……”

在莫扎特的真正的朋友达·朋台的努力帮助下，不仅歌剧于一七八六年公演了，而且莫扎特自身免遭一场灾祸。

当以后莫扎特想起萨拉耶利的虚伪和卑鄙时，称他是自己一生所遇到的“恶魔”。

最终，还是天才战胜了恶魔！

《费加罗的婚礼》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位当时崇拜莫扎特的歌唱家奥·凯利非常真实、生动地回忆起当时演出的盛况：“我们的莫扎特亲自指挥了自己的新歌剧的演出，演员卡努契热情的演唱。当唱到咏叹调《不要再去情郎》结束部分的时候，乐队雄壮的响应着他那宏亮的歌喉，剧场爆发了雷鸣的掌声；乐队的队员们都站起来，用琴弓敲打着乐谱架，呼喊：‘好，大师！’‘伟大的莫扎特万岁！’”

### 穿黑袈裟的人

维也纳的秋天是灰暗的。

霜打的落叶被秋风吹卷着，在田野和路上飞滚着，有时在街道上随着风旋转着，秋叶片片落在莫扎特的衣帽上。他望着这萧瑟的秋风落叶，预感到人生的“秋天”到来了，不禁一种悲凉涌上心头，他不自觉地把秋大衣裹紧，头紧紧地缩进竖起的大衣领里，加快脚步，向家里走去……

走进家门，赶紧把身后的门关好，好象生怕什么东西随后跟进来。躺在病床上的妻子，看见莫扎特的神态，不安地问：

“亲爱的，今天你怎么的了？”

“没什么。”莫扎特掩饰着说。

“那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亲爱的，不要胡乱猜想。外边的风大，天气凉些……噢，药我给你取来了。”

他服侍妻子吃过药，妻子的精神似乎好些，莫扎特陪她谈着天。忽然妻子好象想起什么，带着奇怪的神情向莫扎特讲述：

“莫扎特，你知道刚才有一个奇怪的人来找你——”

“谁？”

“我也不知道。”

“那就更奇怪了！”

“奇怪？那个人有些神秘，令我看见他有些害怕：有人急促的扣门，我支撑着下床开了门，进来一个穿一身黑色衣服的人，就象从黑暗的地狱里走出来的，分辨不清他是什么人。头好象也是戴一顶黑帽子，脸也藏在黑纱里，我看不清他的容貌，只有两只眼睛闪动着，不知他是人，还是恶鬼……莫扎特我怕……”莫扎特的妻子浑身颤抖。

“亲爱的，不要怕。后来呢？你说下去。”

“后来，他问我：‘莫扎特先生在家吗？’我告诉你不在家，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我请莫扎特先生写一首乐曲。’他临走，还说，他还要来找你。”妻子用手紧紧拉住莫扎特，“莫扎特，你说该怎么办好呀！”

莫扎特听了妻子这段令人不解的叙述，心情也不安起来。他没有表露出

来。装作没事的样子，安慰妻子。等妻子安静地躺在床上，他才向大钢琴走去。

一首即兴曲由钢琴弹奏出来，徐缓哀怨的调子，似乎在诉说一个人感到死神即临时那种复杂的感触，在那短暂的弥留时刻急速的回忆自己一生——童年的幸福，闪光的年华，苦难的过去，催人落泪的岁月……莫扎特凝神地望着远处。他在思考着人生，他在冥想……骤然在浑厚的低音部的哀愁的音行背景上，出现了高昂、激越的旋律，让我们感到是一个勇者和黑暗、专制的命运在搏斗。突然，急促的扣门声，打断了莫扎特的即兴演奏。妻子喊着：

“莫扎特，你听，就是刚才的那种扣门的声音。”

莫扎特细听一阵，毅然向门走去；妻子用颤音喊住莫扎特：

“亲爱的，你不要去开门。时间很晚了，外面黑得怪可怕的。”

扣门变得越来越重。莫扎特上前开了门，从黝暗的夜色里闯进一个全身黑的人，好象是从坟墓里走出来的一样。莫扎特一惊，在他的脑中产生一种意念：他是不是把浮士德带走的魔鬼靡非斯特，也想把我莫扎特带到死神那里！莫扎特尽力的搜索自己的记忆，那个神秘的来者变着声音说话了：

“您就是莫扎特先生吗？”

“我就是。”莫扎特听着他发出人的讲话声音，恐惧减少了些，才定睛看看神秘的不速之客：穿着一身跟可怕的黑夜一样黑的黑袈裟。莫扎特试探地问：“你是——”

“我是向您订购乐曲，请您写一首《安魂曲》。我需要的时间很紧，请您快速写完，过后我来取。”他从钱袋里掏出金币交给莫扎特，“这是预订的钱，等写好我来取《安魂曲》时，再付那一半款。”

说完转身向门走去，走到门前又停下，回身对莫扎特嘱咐说：

“我相信您不会失信于我的。”

他打开门，刚要走去，莫扎特追上，说：“先生，您的姓名？”

“您不必问了，我也不便告诉您。”

这个穿黑袈裟的人走了，像一个幽灵消失在屋外的夜色之中。

幽灵似的人走后，莫扎特沉思了很久……莫扎特抓紧着时间，急急忙忙地创作着《安魂曲》。

不速之客来订购《安魂曲》，给生活在苦难中的莫扎特增添了更大的精神苦难。与其说是为无名氏写乐曲，不如说是为自己写《安魂曲》。此时，莫扎特的生活非常贫困、潦倒，连一家人的生活都难以维持。

不久，寒冬降临了，莫扎特也被苦难的生活折磨得难以支撑。在苦难搏斗中写成的《安魂曲》成为这位音乐家的天鹅之歌。

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四日至五日的夜里，莫扎特逝世。在他临死前还关心着订购《安魂曲》这件事，到底无名氏是谁？后来人们查明，原来那个秘密的无名氏，是音乐爱好者和浅薄的作曲家瓦尔捷格·初·史图帕赫伯爵派来的仆人。他常常派人隐名向有名的音乐大师订购作品，然后在自己的家庭音乐会上以自己作品的名义进行演奏。在订购《安魂曲》的前几天，他的妻子病故了，他还想像以往那样，把莫扎特追悼亡魂的《安魂曲》做为自己的乐曲在众人面前演奏，窃名盗誉。

埋葬莫扎特的那一天，天空阴霾灰暗，刮着狂风下着大雪。纷纷扬扬的大雪被寒冷的北风吹得狂旋乱飞，卷起一阵阵雪烟。暴风雪使人睁不开眼，在雪烟中，对面看不见人。那一天，没有人为莫扎特送葬，连他生前的崇拜

者、朋友也没有决心走到墓地；也没有亲人，他的亲人——妻子正害着重病。只有莫扎特的恶毒的嫉妒者萨尔耶利，两眼一直死盯着棺木，走到圣马尔克修道院的墓地的门口，这是叫人费解的现象。但是，这也抹不掉萨尔耶利毒死莫扎特的历史的传说。不管莫扎特是否是他毒死，普希金的诗剧《莫扎特与萨尔耶利》揭示了这个“恶魔”的本质——他对莫扎特来说，他是害死摩尔人的狠毒的埃古。

埋葬莫扎特的时候，家里没有一文钱，把他的遗体葬在穷人的公墓里。当莫扎特的妻子病好转，两个星期后可以下床了，来到公墓找自己的亲人的遗体时，却再也找不见了。

穷人的公墓葬满了穷人的尸体。埋葬莫扎特的守墓人不久又死了，除了他谁也说不出来我们的莫扎特葬在什么地方。

一个时代的伟大天才，就是这样地结束了他的短短的一生！

在人间，他的生命熄灭了，但在永恒的星空上他却永远地闪烁着光辉。

## 英雄主义的“乐圣”——贝多芬

### 莱茵河畔

“向我们的父亲莱茵致敬！”

——贝多芬

在德国有一条美丽的蓝色的莱茵河，傍靠着河畔，有一座美丽的小城——波恩。在那里诞生了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

当贝多芬久离故乡定居维也纳时期，常常怀念他的故乡，他写道：“我的故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至今清清楚楚的在我眼前，和我离开你时一样……向我们的父亲莱茵致敬，将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贝多芬的祖父鲁特维克是比利时人，音乐家，也是一个出色的歌手。青年时期来到波恩城。他性格豪放，对后来的贝多芬有很大的影响。贝多芬的父亲约翰是一个自甘堕落的酒徒。他是教堂里的男高音歌手，也会拉提琴和弹奏钢琴，性格粗野，脾气很坏，他的几分音乐才华却被他自己的不争气给毁掉了。母亲是宫廷厨子的女儿，当过女仆，原嫁给一个男仆，男仆死后再嫁贝多芬父亲的。她很贤良、勤劳。这个可怜的家是在她的支撑下维持的。

童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幸福的时光，然而，对于贝多芬来说，童年是痛苦的。他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从他出生起，就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和情爱。他的童年没有玫瑰花，只有丛生的荆棘和苦艾。他没有莫扎特的欢乐幸福的童年，莫扎特童年所显示出的音乐天才是铺满鲜花的道路上成长起来的，而我们的贝多芬是在苦难的荆棘丛中成长起来的。悲惨艰难的生活并没有压碎这个不屈的灵魂，反而造就了这位音乐天才。

当时，在奥地利的幼年的莫扎特，已经轰动了全欧洲，称为“神童”。贝多芬的父亲约翰，凭着他多年搞音乐的职业性的敏感，似乎发觉了幼小的贝多芬的音乐天资。一种强烈而固执的愿望，促成父亲要把儿子培养成当今世界上的第二个莫扎特。

四岁的贝多芬开始学钢琴和提琴，整天被关在屋子里。小小的贝多芬坐在钢琴前的调节椅上，两只小脚踏不着钢琴的踏板，一双富有弹力的小手够不着钢琴的象牙琴键，只好在椅子上再放上小凳子。小小的贝多芬坐在这小凳子上，弹出了单调的音节。每个琴键发出的音在屋顶响着，小贝多芬侧着耳朵倾听，在幼小的心灵中唤起音乐天资的共鸣。他觉得好象从钢琴里跳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有它自己的面貌，都有它自己的特征。他顺着整个键盘从低音域弹到高音域，把每个音都按了相当长的时间。于是音一个跟一个像从关在屋中的孩子，一个个跑出来。有着不同音色的音在空中震响、颤动、消失。

一双小手不知疲倦地在钢琴键盘上弹着、弹着……迎着黎明的曙光弹着，迎着夜色弹着。夜深了，市街上所有的房屋里的烛光都熄灭了，唯有贝多芬一家住的那座破旧的小阁楼还亮着灯光。琴声从那小阁楼的窗口传到街上，在黝暗的夜空中飘荡……人们都睡入梦乡，只有那日夜永不歇息的莱茵河陪伴着小小的贝多芬，倾听着他的琴声。

小贝多芬的第一个老师，便是他的父亲约翰。约翰是一位脾气暴躁的先生。他不考虑这样幼小的贝多芬每天所学的功课能否吃得消，每天不断增加功课的分量，他急不可待地想让小贝多芬成为莫扎特。

每天学习的课业压得小贝多芬透不过气来，弹不完的练习曲，十指都弹

麻木了。有时弹着琴，困乏的小贝多芬伏在键盘上睡着了。约翰看见了就会发起火来，凶狠地揪住小贝多芬的耳朵拉起来，不问青红皂白打骂一顿，来约翰家做客的人，常常看见小贝多芬坐在钢琴前，手不停地弹着琴键，痛苦的泪珠也不停地滴打着键盘……

弹，弹，从音阶弹到练习曲，从练习曲弹到世界名曲。弹，弹，弹了四个春秋寒冬酷暑，我们的小贝多芬在艰苦顽强的学习中，终于获得了成功。

小小贝多芬，在八岁那年，他首次开音乐会登台演出。当时的报纸广告上写道：“六岁儿童的音乐会”。这是父亲为了向世人表现他的儿子是莫扎特第二，故意将贝多芬的年龄缩小两岁，即使如此，八岁的贝多芬的音乐会，仍然轰动了整个的音乐界。以后作为音乐佳话传给后世，至今仍然激励着有志献身音乐艺术的青少年。

成功的演出，把小贝多芬真正领上了献身音乐艺术的生活道路。

他又跟当时的风琴师尼富学琴，非常用功。尼富认识到小贝多芬的音乐天赋，把自己的一切都无保留地教给他的学生。当贝多芬成了音乐家，名震乐坛时，他怀着无限的敬意写信给自己的老师，说：“我的成功，全都是先生所赐给的。”

这时，小贝多芬更勤奋的学习，开始作曲了。十岁的时候，他发表了第一首钢琴“变奏曲”。十一岁那一年，他家的一个朋友病故，贝多芬心情很悲痛，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哀思，创作了一首《葬歌》。几次演出，惊动了这座小城。

少年的贝多芬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心灵浸泡在穷困、忧愁、辛酸的苦水之中。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为了生活，迫不得已出外设法挣钱，帮助家里补贴收入。他十一岁参加了剧院的乐队，十三岁时他矮胖的身体，穿上了不合体的绿色燕尾服，佩着短剑，当了宫廷风琴师。

少年的贝多芬在不停地奋斗。

他已变成了小大人。整天在宫廷乐队里忙着排练、演奏，到夜里回到家已精疲力尽。劳累了一天的小孩子多么想休息一下，即使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也是好的。可是，他还继续坚持练琴，勤奋地作曲，抽空还得代替父亲到教堂里去弹琴。别看贝多芬年纪小，这时，他已收了一些学生，开始教课，做起小先生了。当小贝多芬刚刚闪烁天才的星光之时，命运就来叩他的门……

贝多芬是毅力的化身。他和贫穷、苦难、冷酷的命运搏斗着，顽强地搏斗着……理想、信念在激励着他飞速向前奔跑。

一七八七年的春天，十七岁的贝多芬为了深造，他去当时的音乐圣地维也纳拜访他所崇拜的大音乐家莫扎特。

他见到了莫扎特，他的仪表并没有引起莫扎特的注意——凡人常常是不易引起权威者注目的。莫扎特望着远道而来、多少带着粗犷、土气的青年，略加思索之后，让这个青年坐到钢琴前，叫他弹奏一曲。贝多芬演奏完了乐曲，等待大师的评价，但莫扎特并没有给予赞许。接着莫扎特却出了一个很难构思和表现的音乐主题，让贝多芬当即按命题创作并在钢琴上作即兴演奏。在座的人都面面相觑，多少都带有一点轻视的目光瞧着贝多芬。也许他们心里想着：一个浑身都是土气的青年，真不知天高地厚，还要在这云集人材和贵夫人的文艺沙龙里显露头角！

贝多芬只是漫不经心的把这个场面扫视一眼。之后，他的目光集中在三角钢琴撑起的折音板上：明亮如镜的折音板上映出贝多芬的面影和一双充满

愤怒、沉思的眼睛。贝多芬微仰着头，凝思着，海浪似的头发向后掀起，他的一只手平放在键盘上，下意识的轻轻抚摸着琴键……乐思、旋律像激流一般在贝多芬的脑际中汹涌……不多时，停放在键盘上的手飞动起来，钢琴立即发出一股闪电般的音流，贝多芬的钢琴即兴曲征服了人们。莫扎特凝神地欣赏着，他轻声的对他身边的朋友说：

“注意这个来自莱茵河畔的孩子，不久他将要惊动全世界！”

以后，贝多芬果然证实了莫扎特的预言。

## 滴水与五线谱

“人，帮助你自己！”

——贝多芬

贝多芬勤奋地学习着。

他在莫扎特和古典主义大音乐家海顿的指导下学习，之后，又跟有名的老教授阿尔比雷斯伯加学习。贝多芬不是一个平凡的学生，他学习的能力、速度和强烈的求知欲是惊人的。尽管换了一个个老师，仍然满足不了他的要求。这样一个特殊而罕见的学生，是任何老师也显得无能为力了。老师无法再教授这样一个天才，贝多芬很快超越了自己的老师。

贝多芬在音乐上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就，并非是一种天生的超人的力量，而是靠他自己滴水穿石的顽强精神所取得的。他曾告诫自己：“人，帮助你自己！”没有个人的勤学和奋斗，是不会产生天才的。

贝多芬很快占据了维也纳这块世界音乐圣地。贝多芬的暴风骤雨式的音乐很快取代了海顿、莫扎特的柔美的音乐，成了惊动世界的钢琴家。

但成名后的钢琴家贝多芬，仍像小学生一样在顽强的学习，努力地提高他钢琴演奏的技巧。后世流传着他苦学的佳话：

贝多芬一生是孤身一人，他没有家，终年居住在公寓和旅馆里。没有亲人陪伴，只有那架大钢琴是他的生活伴侣，每天他向它倾诉着心灵中的一切。不管他居住在什么地方，他的房间里没有热烈、亲切的谈话声，只有拨动人心弦的琴声……每当从贝多芬的房间里传出了动听悦耳的琴声，邻居们都要停下手中的活计；孩子们停止了打闹；青年恋人更为感到欢快与幸福……人们都屏住气息在欣赏贝多芬的音乐，真正的人民的音乐。贝多芬的十指象飓风般在琴键上掠过，他的手像海燕在键盘起伏的浪涛上飞舞——钢琴《热情奏鸣曲》暴风雨式的旋律，表现着音乐家壮烈的悲剧主题：一个奋斗的“我”和一个懦弱的“我”在搏斗着、抗争着，发出石破天裂似的火山爆发，强力的“我”以势不可挡之力向前冲刺，弱小的“我”在不时发出悲怆的呼号声中倒下……人们被音乐的激情所俘虏。当清醒过来的时候，大家知道贝多芬是在练琴。随着琴声贝多芬住房的楼下房间的天花板上，时时有水珠嘀嗒嘀嗒落在地板上和妇人的头上，听得入神的妇人，以为是贝多芬描写流水的音乐使他陶醉，好象身临其境，产生的艺术的幻觉呢！当她们衣裙打湿时，才发觉是漏下的水，她们大惊小怪的叫喊：“屋顶漏雨了！”当仆人跑到上边一看，只见，贝多芬房间的地板上满都是淋洒的水。仆人没敢惊动我们的音乐家，他默默地站在门边观察：贝多芬身旁放一盆凉水，他不时地把手放在水盆中浸泡，然后用甩双手，又继续练琴，原来他的演奏如狂风暴雨，他的十指弹久了，就发热了，为了不停地练琴，一盆凉水快蘸光了，地板上也洒

满了水，水悄悄地流到楼下……

贝多芬有一个习惯，他的衣袋里终生装有五线谱纸、笔记（对话手册）和笔。他喜欢散步。有很多的音乐作品的乐思是在漫不经心的散步中构思产生的。一旦一个乐句，一个旋律……在他的头脑中产生，立即捕捉住它们，生怕它们一瞬间偷偷跑掉，贝多芬随时便取出五线谱谱记下来。

一天的下午，天气晴朗，和风吹着树叶轻轻的颤动，有时发出飒飒的音响。这对音乐家是容易产生灵感的意境。贝多芬的学生陪同老师一起出外散步。街景，行人，五光十色的橱窗，都没有引起音乐家的兴趣，他们漫步到郊野。贝多芬失神的走着，顾及不到去欣赏那在西边天际上的美丽的晚霞和那远山的美景，他不停的在哼着新的乐句……身边的学生了解自己老师的癖性和习惯，没有打搅他，只随他走去……夜幕悄悄地降临了，贝多芬也没意识到。猛然贝多芬似想起什么急事，喊道：“我找到了我的主题……”他奔跑回家里，没有摘去帽子，也没有脱去外衣，直奔黑色的钢琴。随即从钢琴中迸发出激越的音流，有如汹涌澎湃的海涛在喧响。他出神地弹奏，他已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的意境之中。他的学生默默地坐在屋的角落里。

贝多芬时时弹着，时时中断，谱写下新的作品。这样，时间过了好久，贝多芬感到饥饿，才想起还没有吃晚餐。他这才发觉坐在屋角里的学生，吃惊地问道：“你什么时间来的？”学生只好对自己可敬的老师苦笑着。曾受伟大导师列宁赞颂而被世界公认的伟大作品《热情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就是如此完成的。

据高尔基回忆说，有一次列宁听了《热情奏鸣曲》以后说：“简直不知还有什么能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真想每天都听它一次。真是了不起的、超凡绝俗的音乐。我一直自豪地、也许是天真地在想：人们竟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

贝多芬写第九交响乐《合唱交响乐》时，几乎每天都到郊野中去，身带着笔记本和五线谱纸。在森林山谷中徘徊、游荡，进行着艺术构思，随时谱记下他的乐思。有时他沉醉在创作的激情中，变成了如痴如呆的人，忘记了归返和进餐；有时遇到风雨，也任凭它们吹打，满头被风吹乱的头发表象雄狮的鬃鬃一般在风中飞动，有时他的帽子被吹落，遗失在田野里。他的全部的思想、感情和身心都溶铸在艺术的创作中，而忘却了现实中的我的存在。

在维也纳人人都知道伟大的贝多芬，人人都觉得这是一位如痴如癫的大音乐家。一天，贝多芬来到一家饮食店，店里的食客、老板和仆人都十分崇敬地望着他，而又不敢上前去打搅惊动他。只见贝多芬神经质地用手指变换着节奏，敲打着桌面，像弹钢琴一样。时而，沉思凝想，一动也不动，时而又敲打起来……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当仆人走过来时，贝多芬喊住了他：“算账吧！多少钱？”仆人感到莫名其妙，不解地回答：“贝多芬先生，您还没吃一点东西呢！您看需要上点什么菜？”“请随便吧，什么菜都可以。最好不要扰乱我的……”

随即他从衣袋里掏出五线谱，伏在餐桌上写下去……

音乐、创作是贝多芬的生命的內容。他不满那现实世界，他几乎是仇视当时腐败的社会。人的社会不能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和快乐，只有那不受人的统治思想制约的大自然才给我们的音乐家带来美感和欢乐。他比任何一个人人都热爱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中所孕育着的自由元素，热爱大自然的美，热爱他不受人人类沾污的纯净。他从争斗、杂乱、喧嚣的城市里走出来，从那

庸俗、卑劣、丑恶的人群中走出来，来到大自然的怀抱，他的感情得到了净化，得到了宁静……

不管是碧空万里还是雷雨的天气，贝多芬总是不喜欢戴帽子，任凭它炽热阳光的暴晒和风吹雨淋。有时他躺在绿茵如毯的草地上，望着高远的天空在冥想，望着时时变换的流云出神；倾听着泉溪小河淙淙流淌的声音；委婉动听的山鸟的鸣叫使他听得入神……大自然的一切使我们感情奔放的音乐家产生无限的向往。

当时有人说道：“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还有人讲，从没有见过一个人像贝多芬一样爱花木、云彩、溪水、山野、自然……他似乎依靠自然而生活。”这话没有丝毫的虚夸，却是千真万确的。贝多芬也曾深沉地表白自己的内心，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幽静的乡间，他常常是从天明到夜幕笼罩山野和村庄的时刻，还独自在田野里散步。他这样的描述了自己的心境：“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找到了快乐——在森林中我快乐了——每株树都传达着你的声音。天哪，何等的神奇！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岗峦上，一片宁谧——供你役使的宁谧。”

他有了对大自然的感受和体验，一八零八年完成了他的美丽的抒情长诗——《田园交响乐》，这是贝多芬一篇对“田园生活的回忆”。正像他在交响乐的原稿上写的：

“田园生活的回忆，不是绘画似的描写，主要的是感情的表露。”

但是，这部交响乐确实在有标题的每乐章中，生动地描写了一幅幅动人的画面，是最早的音画作品了。

第一乐章的标题：“初到田园时的愉快情绪。”乐章的开始，由小提琴奏出一个朴素、活泼的旋律，描写一个从空气污染的城市来的人，离开了喧嚣的城市跑到清静而恬适的乡村，突然感到新鲜，心旷神怡；主旋律发展下去，表现这个“城里人”尽情地享受这大自然的一切和美：多么新鲜的空气；农人在耕耘，牧人在放牧，孩子们多少带点野性在欢闹，这个“我”被激动得快活地叫起来，欢跳起来——。

第二乐章：“小溪边的景色”。这是交响乐最优美的一章。仿佛这是一个宁静的夏日，我们的音乐家躺在小溪边绿茵茵的草地上，他感受到：小溪静静地流着，闪着银亮的粼波；微风从耳边轻轻吹过，抚动着小草，树叶悄悄的絮语；远外传来牧童悠扬的笛声和农人的民歌……“我”完全沉醉在这诗情画意般的景色中了。乐章之尾，远处又传来了夜莺、杜鹃、鹤鹑的鸣叫，山谷的回应。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牧歌式的画面！

第三乐章：“农人们的欢会”。乐章以轻快的三拍子开始，吟唱出民歌的曲调，这是农人们的一个欢乐的节日，穿着各色各样衣服的农人们集合到场地上，大家狂欢歌舞，孩子、男人、女人、老头都出场了，大家有节奏地拍着手，如醉地狂舞着，有如旋风……突然，远处一声雷鸣，惊散了人群，而进入了第四乐章：牧羊人惊慌地牧笛声；赶着慌乱的羊群归返村庄；闪电雷鸣大作，大雨冲刷着田野……

渐渐雨停了，天空的乌云飘散了，天边出现了彩虹，蓝天如洗；第五乐章开始了。天晴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和安宁，田野里的一切比以前更美丽……

在五线谱上，伟大的贝多芬为人类写下了美的音乐，数不尽的乐谱渗透

着音乐家辛勤、奋斗的血汗。

### 英雄 偶象 权贵

“音乐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出火花。”

——贝多芬

世人知道贝多芬这一不朽的名字，多半是因为他是惊动世界的伟大音乐家，但还不甚了解贝多芬的思想、性格、感情。他不仅是一位音乐家，而且是一位革命者，是一位充满暴风雨式激情和坚强意志的革命者——在向旧的黑暗势力斗争和音乐革命上，他都称得起是一位革命先驱者。

他有高傲不屈的个性，他是一头雄狮，敢于对邪恶，丑和一切权贵发出震撼山岗的怒吼！当时，德国的贵族也要在愤怒的贝多芬的面前低下他们的曾一直高昂着的头。

革命者、英雄的一代在渴望着革命的风暴的到来！一七八九年，欧洲刮起一场大风暴——法兰西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革命。这场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思潮冲击着一切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这也影响着贝多芬——攻陷巴士底狱的轰隆的大炮声鼓舞了青年的贝多芬。

当时，贝多芬求学的波恩大学是德国革命思想的传播阵地。常有政治性的集会、演讲和洋溢着革命激情的诗歌朗诵会。进步的教授在讲坛上勇敢地宣讲革命、人权、民主、科学、自由。大学里有一位名叫奥洛格·希那哀特的教授，是革命党人——斯塔斯堡雅各宾党的领导人。贝多芬听他讲授德国文学。当象征着封建专制的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消息传到这所大学时，希那哀特站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朗诵自己创作的革命诗歌，呼喊：“专制的铁链斩断了！”大学生们的革命热情被鼓动起来，他们狂热的探索着、追求着、行动着……希那哀特的革命诗集出版了，很快风抢而光。贝多芬买到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

唾弃偏执，  
摧毁愚蠢的幽灵，  
为着人类而战斗！

……，

这，没有一个亲王的臣仆能够干。

这，需要自由的灵魂，  
爱死甚于爱谄媚，  
爱贫穷甚于爱奴颜婢膝……

须知在这等灵魂内，  
我决非最后一个。

这些诗句激励着他，成为他后来创作《英雄交响乐》的动力。

革命是要流血的。

这位为贝多芬敬慕的德国文学教授，为坚贞的革命信仰在巴黎上了暴君的断头台。一位先驱者为真理、自由、民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殷红的血，在音乐家的交响乐中开出了火红的玫瑰花。

我们的贝多芬和先驱者一样在为真理而奋斗，为自由、民主而献身。反对黑暗专制，他希望有真正的共和国出现。他的同时代的人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兴奋地谈论政局，非常聪明地下判断，目光犀利而明确。”“他爱共和的原则。……他渴望大家同心协力的建立国家（指共和国）的政府，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拿破仑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在贝多芬的心目中拿破仑是实现他共和政治理想的伟人，是打倒专制解放人类的勇猛的英雄。于是，他倾注了全部的热情，用音乐来歌颂这位曾叱咤风云的人物。

一八 四年终于写完了歌颂这位伟人的交响乐——第三交响乐——《英雄交响乐》。

在这部辉煌的交响乐作品的扉页上，他怀着无限敬意和衷心的爱戴写道：“献给拿破仑·波拿巴”。

正当贝多芬准备把颂歌献给拿破仑的时候，不幸的消息传来：拿破仑称帝了！

拿破仑在法兰西人民的支持下，成为被人民无限崇拜无限敬仰的革命领袖，成为不可一世的英雄，人民把他抬上了高高地位。革命胜利了，他撕掉了革命的面具，踏着人民用鲜血铺垫的路，走上了帝王的宝座，做起“革命”的皇帝来了。革命的果实被他独吞掉，他在封建专制的废墟上又重新建立了暴君的专制和压迫。这对法兰西人民和贝多芬是一个多么难以承受的打击！

人民被愚弄了，被欺骗了，被出卖了！有谁能理解人民、理解贝多芬内心的不可言喻的痛苦和不可遏止的愤怒呢！

此时，在贝多芬觉醒的心灵中，这位伟人只不过是人们树起的偶像，这位英雄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小丑。贝多芬象睡狮一样猛醒了，他要打倒他心中的偶像——他一怒之下撕掉了交响乐扉页上的献词，并要撕毁交响乐的总谱，在朋友极力的劝阻下，作品保留下来。

贝多芬在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平定之后，他在交响乐上重新题上：

“《英雄交响乐》——纪念一位伟人”

真正的英雄是伟大的贝多芬。他立下誓言：我的艺术，在于求得贫苦人们的解放。

《英雄交响乐》演出了。大剧院坐满了维也纳上流社会的名流、显贵、艺术家，挂有红天鹅绒帷幕的包厢里坐着亲王、夫人、小姐。坐得满满的观众怀着欣喜的情绪等待演出开始。剧场内的灯熄灭了，独有舞台的脚灯亮着，映照着黑金丝绒帷幕，给人一种肃穆、庄严的感觉，此时整个剧场静下来，鸦雀无声，静得可以听见人们彼此的喘息声。一种赋有神秘和幻想的幽暗笼罩着……把人诱进艺术的幻想世界——沉重的大幕徐徐拉开：交响乐队奏出了雄浑、庄严、有力的主旋律……

贝多芬用他独特的激情的音乐语言，生动地描写一位人民的英雄。

我们看见了暴君的残忍的统治，人民被屠杀，人民倒在血泊里，在苦难的深渊之中挣扎呼喊，令人窒息；英雄冲着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血腥镇压站起来，大声疾呼，热血沸腾，他和人民一起同暴君作殊死的决战；刀光、血光、火光——暴君的屠刀滴着淋漓的血；血，一滩滩，血，浸染大地；沃野上将要开出血色的花朵；我们的英雄倒下了，在战鼓和号角声中，他又不屈的站起，面容和全身被血染，又去进行最后的搏斗……我们的英雄最后倒下了，再也没有从血污中站起来，他的血和人民的血流到一起。这是多么伟大悲壮的局面！

这一乐章描绘了英雄的业绩，也表现了贝多芬的不屈的英雄性格。

第二乐章是“葬礼进行曲”。徐缓、低沉的旋律由远处出现了——这是人民内心刻着深深的哀伤，沉痛地悼念英雄之死，举行着葬礼，为英雄送葬。主题乐句在低音部出现，仿佛听到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葬人群的沉重的脚步声；没有人组织，没有号召，人民自动地加入了这送葬的行列，这队伍越来越壮大；交响乐的力度越来越加强，这是在哀痛沉默中的力的表现。忽然一个温柔的旋律出现了，好像是人民对英雄的怀念，又好似是安慰、抚爱……小提琴奏出了如泣如诉的独白，断断续续，像极度悲哀的呻吟。

但是，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的！第三乐章一开始就描写人民起来，在集聚力量，接着法国号角吹响了，是号召人民重新战斗的号角，又像是为英雄唱出了热情的胜利的颂歌。接着进入第四乐章，表现了人民的欢乐和自由，表现了音乐家的理想的王国。

当乐队演奏完最后一个乐句，剧场的观众仍旧浸沉在音乐的意境中。停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演出已结束，突然爆发了震耳欲聋的掌声，鲜花、花束向站在听众面前的贝多芬飞去……

演出轰动了整个维也纳，征服了维也纳，征服了贵族！

此后，上流社会向贝多芬——这头不驯的雄狮敞开了大门，贝多芬经常自由地出入他们的文艺沙龙。

一位亲王特意为贝多芬举办了一次艺术沙龙的音乐会。在府邸中作了精心的布置，在哥特式的古典建筑的大厅中灯光辉煌，猩红的中国地毯，桃木的护墙板上挂有波斯的壁毯，和文艺复兴时期铁相的油画，陈设着意大利艺术家的雕塑。最显眼的是在大厅偏中央的方形地毯上停放着一架名贵的大钢琴，支起的折音板明亮得可以照出人影。

德国、维也纳的名流云集一堂；在乐坛上红极一时，有名望的音乐家、钢琴家，还有沙龙中离不了的花腔女高音的歌星；显贵和他们的夫人、小姐，这些来客，彼此显示着自己的富有、豪华和美丽。他们穿着像古典绘画中描绘的豪华服装：金线织锦缎、威尼斯的天鹅绒、绣花的绸缎、柔软的黑貂、雪色的银狐；他们的头上、手上带着闪光耀眼的钻石、透明的蓝宝石、翠绿欲滴的翡翠、晶莹的琥珀……真是珠光宝色，琳琅满目。

当贝多芬从仆人打开的门走进来的时候，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都集中在音乐家的身上：贝多芬穿着一身不修边幅的衣服，不高而敦实的身材显示着音乐家的活力和粗犷。他的头和身体的比例显得硕大，鬣鬃式的黑发海涛似的向脑后披过去，一双永远带着看透人世不平的愤懑、抑郁、犀利的目光，咄咄逼人；紧紧抿着的嘴角的线条刻画出音乐家内心的苦痛和高傲不屈的心灵。他简直像一头怒狮。贝多芬对这些殷勤、谄媚的眼神不屑一瞥，径直走到亲王陪坐的位子。

贵妇人、小姐们纷纷向贝多芬涌来，将这个雄狮包围。她们拿出以往在社交上攫捉男人的手段，向贝多芬献上多情的温柔、殷勤和媚态。似乎，谁要能赢得贝多芬垂青便是获得了最高的荣耀。一位年青的贵妇人——沙龙的皇后，来到音乐家身边，讲着动听的暗示的私语；她渴望能取得音乐家的一缕黑发作为情往的信物，贝多芬允诺。当她向人们暗暗炫耀的时候，贝多芬揭开了谜底，那不是头发，那是准备好的一缕山羊胡须！这立时引起沙龙中满堂笑声。他嘲弄的不只是一个贵妇人，而是整个贵族。

在那个时代，贵族的宫廷里总是养有音乐家。他们不是爱惜音乐天才，而是让他们做为贵族精神享乐的侍奉者。就是连巴赫、莫扎特、海顿这样古

典音乐大师也是贵族的门下客。

贝多芬却不然，他要求与贵族平等相处，绝不做贵族的侍从者。维也纳的大主教卢多夫，喜爱音乐跟贝多芬学钢琴。平时，一个音乐老师教授这样一个地位显要有权势的学生，每次教课也要按世俗的等级和教规先向大主教通报，并且得先向学生——大主教行礼。但是，不屈从权贵的贝多芬不高兴这样做，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大主教也只好宣布免去这些常规礼节，让这位特殊的老师可以自由的进出。

他在贵族面前也是自由的。想演奏就演奏，想说笑就说笑，有时也大发雷霆。

音乐会开始了。贝多芬没有像其他钢琴家那样先向人们行庸俗礼仪性的应酬，而是走向那架名贵的钢琴前，坐在调节椅上，处在凝思冥想中。骤然，一连串平静的三连音，引出一个令人神往的旋律，把听众带到了音乐的幻境之中。这是大家极为喜爱而“完全被感情支配的一首”《月光曲》。人们陶醉了。恰在此时，一位伯爵在旁边高声讲话，贝多芬认为这些人根本不懂音乐，根本不尊重音乐艺术创作的人，是对钢琴家的不敬。他发怒地站起，立即离开了钢琴……在座的亲王的母亲请他继续演奏下去，几乎是哀求，贝多芬像狮子一般吼道：“我不弹给这些蠢猪们听！”

主人——亲王忍受不了这种侮辱，上前指责。贝多芬寸步不让：“亲王，您之为您，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是靠了我自己。亲王们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至于贝多芬，却只有我一个。”

这种高傲地反抗，是对整个贵族阶级和权贵的挑战！

在欧洲的文艺史上，还有一段贝多芬与德国的伟大诗人歌德的故事。

歌德创作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不朽的作品，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天才诗人。在他近晚年的时期，他也很仰慕贝多芬，很想能有机会结识这位声震欧洲的音乐大师。他早年朋友的女儿裴蒂娜·勃朗太诺说过：“没有一个皇帝对自己的力量有他这样坚强的意识。”她崇拜贝多芬胜于歌德，她给歌德写信时谈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

裴蒂娜的预言是正确的，事实证实了她的精辟的看法。

一八一二年，六十多岁的大诗人歌德，终于在波希米的浴场托帕列兹与贝多芬相见了。在这里留下了两位天才的历史镜头：

他们在一起谈论着人生、艺术和政治见解。他坦率直言地讲给歌德，说：“君王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

作为魏玛大公的枢秘参赞的歌德，是无法接受贝多芬如此激进的自由、民主的思想的，这些话反而刺伤了歌德的心。

他们在托帕列兹的大街上一同散步，在回转的路上遇见了奥地利王室的全体皇族（托帕列兹是避暑的胜地，中欧各国的国亲、贵族常常麇集此地）。贝多芬和歌德正挽着手臂在街上漫步，忽听前面传来了喧闹声，往前一看，只见一大群显贵，朝臣、卫侍簇拥着绘有皇族纹章的车马向他们跑过来。有皇帝、皇后、太子……歌德见到这威严、声势浩大的一群人马，顿时精神紧张起来，立即挣脱了贝多芬的手臂，停下脚步，脱掉帽子拿在手中，恭恭敬

敬地站在一旁；贝多芬看见了好笑，催他继续向前走。歌德没有听话，仍然垂立着。贝多芬背着手，高昂着头，向最密的人丛中闯去，毫不在意的穿过人群。皇后看见了贝多芬，并向贝多芬有礼貌的频频点头打招呼，太子洛道夫（贝多芬的学生）还脱帽向他敬礼……这一切歌德看在眼里，颇感惊讶。等人群走过，贝多芬回过头看看——远远地只见歌德还在向皇族深深地鞠躬。

事后，贝多芬毫不客气地讽刺了大诗人歌德。

在这一点上，尽管歌德是伟大的诗人，在权贵面前，他的思想、情操、品德还是没有贝多芬伟大崇高！也表现了两位艺术大师的不同的个性。

歌德与贝多芬只短暂的相处一段，就分手了。而歌德是永远不会忘记这难忘的会见的。

## 与命运搏斗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贝多芬

贝多芬的一生，是艰难痛苦的一生，是与残酷命运英勇搏斗的一生。

贝多芬的瑰丽的音乐之花，是从他痛苦、悲哀的心灵中开放的。

贝多芬一降生，来到苦难的人间，他第一口吮吸的不是人间的甘乳，而是苦汁。贫困、苦痛、病疾，人生的悲惨；打击、摧残，还有那数不尽的苦难伴随他的终生。

他的童年是在打骂中，苦涩的泪水浸泡中度过的。孩提时期，一般的孩子是在父母的温存抚爱中无忧无虑过着日子，而贝多芬却过早的分担家庭的负担，为糊口去到社会上找工作做。十一岁他加入剧院乐队，十三岁做乐队的大风琴师；有时为了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在剧院工作一整天了，夜里回到家里，已精疲力尽，他咬着牙，支撑着，作业余的音乐教师，去贵族家里给那些小姐们上音乐课。在客厅教小姐们练琴——琴声响着，他肚子饿得咕咕叫着，因为小贝多芬还没进晚餐。当他拖着有气无力的身躯走到家里，家里的人们都已入梦乡，只有可怜的母亲在昏暗的灯下等他。小贝多芬一头栽倒在床上，他多么想休息！喘一口气也是舒服的。慈爱的母亲把小贝多芬的头抱在怀里，辛酸的泪水滴淌在小贝多芬滚烫的脸颊上；人生的酸苦侵蚀着小贝多芬的幼小的心灵。

他在母亲的怀抱里略得憩息，稍恢复下体力，他又走到钢琴前，毅然打开琴盖——音乐又使他产生力量，又开始了一天一度的练琴。再忙、再累、再苦，小贝多芬是从来不间断练琴的。

生活的磨难，却磨练出小贝多芬顽强的奋斗意志。小贝多芬是压在巨石之下的一棵小小的幼芽，然而它却顽强地顶着巨石的压力成长起来。

小贝多芬长到十七岁，他怀着热切的进取心，独自走出家门，到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学音乐。此时，贝多芬已是有很高演奏技巧的年青的钢琴家。到维也纳是来求教当时天才音乐家莫扎特，想在他的教授和指导下进一步深造。不幸，他热爱的母亲病故，他痛苦地日夜兼程赶路，回到波恩城，母亲已入葬。他失掉亲人，失掉了家中唯一可依靠、可给予自己精神安慰的人，从此失掉了家庭中的仅有的温暖。母亲的去逝，父亲变得更放浪不羁，整天酗酒、赌博，在醉生梦死中摧残自己，也摧残这个家庭。他已失掉作父亲的

责任，不管这个家。他还常常在外边借债，丢尽贝多芬的脸。

十七岁的贝多芬，他竭尽全力地抚养起几个弟弟妹妹，还要把节余的钱用去给父亲还债。一个仅有十七岁的青年如何能承担了这样繁重的生活压力！这可悲的现实，艰辛的生活、精神上的苦痛，在贝多芬的心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

对于贝多芬来说，搏斗，不是单纯为个人能活下去，而是要为自己确立的坚贞不渝的理想、信仰——用音乐艺术号召人民去反抗专制暴政，争取人类的民主、自由和幸福去奋斗。

苦难生活的锁链是锁不住年青艺术家的理想翅膀的，也锁不住他的不屈的心灵和灵感。

他用生命的全部力量投入钢琴演奏艺术。他学习、研究欧洲各音乐艺术流派，从巴赫、亨德尔、莫扎特到海顿，都给他一定的影响。一七九二年十一月他又再度去维也纳，在这个音乐圣地，依靠他的发奋，成为维也纳第一流钢琴家。贝多芬的奇异的天才，得到人们的赏识。这个天地是他自己奋斗闯出来的，人们拜倒在他的艺术面前。

不久，他父亲去逝了，扔下两个弟弟在家乡。生活的厄运一个接一个跟踪而来。贝多芬没有失掉勇气，他把弟弟都接到维也纳。从此，他离开了家乡，定居在维也纳。

生活的折磨，使这位有才华的音乐家的健康过早地受到摧残。残酷的命运像可怕的黑夜里的魔鬼来叩他的门，贝多芬患了耳疾——一七九六年他的耳朵聋了！残酷的命运对贝多芬实施了残忍的酷刑，他遭受的打击太惨重了。他的真挚朋友和关注他的艺术家们都担心这个年青的艺术家会倒下去；公正的人们不仅要责问：现实——命运为什么要如此的毁灭一个天才？贝多芬是初放的瑰丽艺术之花，却遭到严寒的霜打！

贝多芬的内心剧烈地撕痛着，悲愁的阴影笼罩着他的青春的面容，人生的欢乐从此与他告别了。

一个音乐家，他感官直觉感受的是一个美妙、复杂、多变的音响世界。耳聋，意味着与这个世界的隔绝，预示着一个音乐家艺术创作的绝灭。贝多芬艺术生活的道路，有如在大海狂涛激浪中飘荡的一叶孤舟，随时有被浪涛吞噬的危险。他近于绝望地向自己忠诚的朋友，倾诉他难以忍受的悲痛，他寄信给他们，说：

“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恳挚的阿芒达……我多么希望你能常在我的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极了。你知道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已觉得有许多病象，我瞒着你，但从此越来越恶化……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希望如此，可是非常渺茫，这一类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回避我一切心爱的人，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

……他们永远不能了解我崇高的活动……要是我能完满地使用我的听觉的话，我将是多么幸福！……我最美好的年华虚度了，不曾实现我的才华与力量所能胜任的事情——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固然我曾发誓要超脱这灾祸，但又如何可能呢？！”

贝多芬渴望着美好的生活，在渴望追求中流露着内心的隐痛。在另一封给好友韦该勒的信中写道：

“……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

能与人说话了——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是在我的这种专业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在剧院里，我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听得懂演员的说话。假如我的座位稍远的话，我听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人家柔和说话时，我勉强听到一些，人家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教我学习隐忍，我却要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有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在此，我们听到了贝多芬发自内心的痛苦的呼声和命运抗争的呐喊。他不愿听从命运的摆布，他又挺起胸膛向命运进行勇敢的挑战。但凶恶的命运的力量——恶的势力是强大的，不是一时可以战胜的，贝多芬要花出巨大的代价和力量。在逼人走向绝望的时刻，他仍能依稀看见光明，他说：

“……你简直难于相信我两年来过的是何等孤独与悲哀的生活。我的残疾到处挡着我，好似一个幽灵，而我逃避着人群。旁人一定以为我是憎恶人类，其实我并不如此！……要是我能摆脱这病魔，我愿拥抱世界！我的青春，是的，我觉得它不过刚刚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更迫近它一些。唯有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你的贝多芬方能存活。……”

“我应当尽可能的在此世得到幸福——绝不要苦恼——不，这是我不能忍受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生命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反动的社会和冷酷的现实夺去了音乐家的美好和幸福，可是它夺不去音乐家在音乐殿堂里创造的美，贝多芬生活在音乐的世界中。

耳聋以后，他更为勤奋的作曲。从一八一八年写成的第一交响乐起到一八二四年先后完成了九部交响乐，完成了《月光奏鸣曲》、《曙光奏鸣曲》、《悲怆奏鸣曲》、《热情奏鸣曲》等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和钢琴协奏曲，共有一二百部作品。其中，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奏的都是贝多芬耳聋以后创作的优秀作品。耳聋——残疾并没有使贝多芬屈服，却显示着贝多芬钢铁的意志。然而，从这些伟大的作品中可以想象，贝多芬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毅力和意志是伟大事业成功的母亲。

他的毅力是惊人的。

他耳聋了，无法与人交谈、交流思想和感情。他的情感有如大海一般丰富，耳聋使他感到窒息。在苦恼之中，他想出一个好办法：他随身携带着谈话簿和铅笔。在谈话簿上用笔与人们交谈。即使这样也无法挽救耳聋对他演奏的直接影响耳聋终于迫使他中止了演出。一八一八年，他痛心地开了最后一次钢琴独奏音乐会，结束了他演奏的舞台生涯。

一八二二年，他为德国大诗人歌德创作的悲剧《哀格蒙特》写的序曲，重新修改后再度上演。在最后的排练时，他要求亲自指挥。一个听不见声音的人将如何挥动他的指挥棒，如何指挥整个庞大的乐队？这是不堪设想的。

贝多芬站在指挥台上，他信任的望望交响乐队的演奏者们，人们都以崇敬的目光作了回答。他挥起指挥棒，随之乐队奏起了第一句乐句。他挥动着，乐队演奏进行着，渐渐指挥和演奏不合拍，演奏紊乱起来，无法继续进行。此时，受命运捉弄的贝多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他惶惑了，把旁边的朋友叫到他的跟前，拿出谈话簿，朋友在上面写下了这样的字句：“不要再指挥了，一切回去我再告诉你。”

于是，他立即跳下指挥台，对朋友说：“快走！”他不顾一切的跑回家。

打开家门，冲进去，一头倒在床上，双手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脸，一动不动地躺到傍晚。现在，音乐家的贝多芬什么都明白了——自己变成了可悲的废人！这对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是多么惨痛的打击。

晚餐的时候，贝多芬脸色苍白的坐在那儿，脸上笼罩着悲痛的身影。他进着晚餐，始终一言不发。饭后，朋友要告辞，贝多芬表示请朋友留下。他怕可怕的孤独的苦痛再来吞噬他……

贝多芬为了事业，为了人类争得民主和自由，为了反抗那贵族统治的专权的黑暗社会，他奋战了一生，他孤独了一生。他终生没有建立过家庭，没有感受过家庭的幸福、温暖和快乐。

他在遗嘱中写道：“……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

他自己已够不幸、够艰难的了，可还收养了兄弟的遗孤——他的侄儿卡尔，成为养子。为了培养卡尔，贝多芬省吃俭用，把节余的钱存起来。贝多芬饱尝了人世间的冷酷辛酸，不愿卡尔也如此活在世上，他把自己心中全部的爱和温情都给了卡尔，用自己一滴滴心血灌溉他成长。但是，这个卡尔不成器，辜负了伯父的心，他不懂得爱的情感的神圣。这个卡尔，变得放浪起来，离开贝多芬，使得贝多芬痛苦。他写信给卡尔：

“我还得再受一次最卑下的无情义的报酬吗？也罢，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要破裂，就让它破裂吧！一切公正的人知道这回事以后，都将恨你……如果联系我们的约束使你不堪承受，那么凭着上帝的名字——但愿一切都照着他的意志实现！我把你交给至圣至高的神明了，我已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我敢站在最高的审判之前……”

“像你这样娇养坏的孩子，学一学真诚与朴实决计与你无害；你对我的虚伪的行为，使我的心太痛苦了，难以忘怀……上帝可以作证。我只想跑到千里之外，远离你，远离这可怜的兄弟和这丑恶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

你的不幸的父亲”

贝多芬太热烈地爱卡尔了，在愤怒、责怪卡尔没有多久，他又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的冲动，写信规劝卡尔：

“别说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你用虚伪来报答我，像人家使我相信的那样，那真是何等丑恶何等刺耳！……别了，我虽不曾生下你来，但的确抚养过你，而且竭尽所能的培植过你的精神的发展，现在我用有甚于父爱的情爱，从心坎里求你走上善良与正直的唯一的大路。

你的忠诚的老父”

贝多芬爱得炽烈，渴望见到卡尔的心又急切，他宽恕地向卡尔呼唤：

“我亲爱的儿子！

一句话也不必再说了——到我的怀抱里来吧！你不会听到一句严厉的话语……我将用同样的爱接待你。如何安排你的前程，我们将友好地一同商量。我以荣誉为担保，决无责备的言辞！那是毫无用处的。你能期待于我的只有殷勤和最亲切的帮助。来吧——来到你父亲的忠诚的心上。来吧，一接到信立即回家吧！

你的父亲”

孤独的贝多芬——这位充满崇高炽烈父爱感情的音乐家，在此封信的信封上，又用法文醒目地写道：

“如果你不来，我定将为你而死。”

这种真挚、博爱的感情并没有感动卡尔，也没有能教育他回心转意。他的灵魂变得更为堕落：他空虚而绝望，于一八二六年之际，卡尔开枪自杀。他没有死成，重情感的贝多芬却因之几乎送命。

贝多芬经受了这次沉痛地打击，他近于绝望地呼喊：

“噢，神哪！救救我吧！你瞧，我被冷酷的人们遗弃，因为我不愿和不义妥协！接受我的祈求吧……噢，残酷的命运，不可摇撼的命运！不，不，我的苦难永无终了之日！”

在这个专制、无情的社会里，贝多芬认识到：这个社会需要的不是善良美德，而是不义歹毒；需要的不是有创建的天才，而是愚昧的奴才。现在，有谁去同情去救他呢！

伴随着精神上的磨难，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上的困难。

贝多芬有一天要出门会客（他很少会客），看见自己脚上穿的靴子破了，想换一双，在屋里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可以更换的靴子。想买一双，他翻遍了自己的衣袋，所搜索到的钱，不够买一双靴子。他一气之下闭门不出。他难过极了！他不时地想着：一个给社会和人类创造精神财富的音乐家，却要变得一贫如洗，跟乞丐似的！而那些不学无术和出卖灵魂的丑类却富得胀破了肚皮。这是为什么？当时的贝多芬苦恼、发怒，但他还不能明白造成这种社会畸形和丑恶现象的原因。他只是困惑不解、苦闷、忧愁……

他没处可去，却时常默默地坐在下等的咖啡店里，消磨着生命的时光。顾客们痛饮喧闹时，他坐在角落里，嘴衔着长长的烟斗，吸着粗糙的烟草，眼睛望着一个方向，一动不动地坐上半天，没有一句话，也没有一丝笑容。人们几乎认不出这头发灰白的老头，就是当时轰动世界的大音乐家贝多芬。

他越来越孤僻，他不愿抛头露面了，人们在市街上不易见到他。他常常把自己关在乱糟糟的寓所里，谢绝一切人们的来访。有时，他独自一人到郊外散步。贝多芬穿着破旧的大衣，衣袋里放着谈话簿。路人见到他感到惊奇：他的灰白的蓬乱的头发在风中飘动着，眼睛深陷进去，紧皱着眉头，脸上露着愤怒、痛苦的表情。有时走在暴风雨中，毫无感觉，不时发出一阵狂笑，就像暴风雨中的李尔王……有一次，他异样的行动引起警察的注意。警察以为这癫狂的奇怪老头是流浪汉或者乞丐，把他强行带到警察局，他反抗着、抗议着：

“我是贝多芬！”

这也无济于事，仍不能改变警察的看法：“流浪汉，不要骗人了。”警察毫不客气地说，“贝多芬会是你这种样子嘛！”

受了侮辱的贝多芬大声的叫骂……到后来，一个认识贝多芬的人赶来证明，局长慌张起来，再三地道歉赔礼，请他出来，并特意赠送贝多芬衣服，派人送他回到寓所。

这些人间的苦难、悲痛、忧伤……并没有使贝多芬颓废、绝望和失去对事业的信心。他像被囚在悬崖峭壁上的普罗米修斯一般忍受着苦难，经受着考验。

人间没有欢乐，他创造着欢乐，他讴歌着欢乐——他忍受着生活的接连不断地打击，于一八二四年又完成了不朽的作品——《第九交响乐》。它表现了席勒的《欢乐颂》的主题，歌颂了光明和欢乐。

《第九交响乐》首次演出时，全剧院的听众几乎发狂了，有的高叫着，

有的流泪，有的狂跳，全场爆发了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人们以连续五次的热烈的掌声向贝多芬致敬。在这个有礼仪的国家里，欢迎皇帝的出场，也只有三次鼓掌。整个会场为这种狂热而骚动，使警察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赶来维持会场秩序。而贝多芬却听不到这掌声，一位女高音歌唱家把他拉到台前，他才发现这狂热而动人的场面，他感动得晕倒了。贝多芬今天真正获得了欢乐。

三年之后，在一个沉闷的大雷雨的日子里，天空打着闪电，响着雷鸣，贝多芬带着人间的苦痛、愤懑，离开了人世。一双陌生的手——年轻音乐家安基姆·希顿勃兰纳替他阖上了眼睛，而不是卡尔。

不朽的音乐家，终于结束了他伟大而痛苦的一生。

## 永远的“歌王”——舒伯特

### 飘流的生涯

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的音乐爱好者不赞叹——舒伯特的音乐是美的，是充满抒情诗意的，是迷人的。

李斯特称颂舒伯特说：“他是世界上从来未曾有过的充满诗魂的作曲家。”他还把舒伯特比作是“自由天空中的鸟似的生活在音乐之中，任他自己灵感的双翼飞翔，而唱着天使的歌……”

人们在悲愁时，听到他的音乐，你会感到生活是快乐的；人们在苦难时，听到他的音乐，你会找到幸福的；人们在失望时，听到他的音乐，你就会看到光明和希望……

舒伯特和他的音乐气质一样，尽管他过着飘泊的生活，但他是不知道忧愁和痛苦的，他乐观地生活着。

舒伯特一生是非常贫穷的，没有固定的收入，生活常常没有保障。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家庭，社会上更没有他的保护者，他孑然一身，孤独一人。他几乎过着近于乞丐的生活。这样一个天才，由于罪恶的社会，使他落到这种地步！

在充满幻想的少年时代，舒伯特在神学学校里读书，学生生活很苦。他住的屋子在寒冬大雪飘落的时节也不生炉火，冻得他浑身发抖，手都红紫发木了，还在练琴。课余时间，他身上披着棉被还伏桌写作歌曲。饮食粗劣，也不充足。一八一二年，他在写给兄长的信中，有这样的记述：

“……我们常常想吃点水果却没有，饮食也非常粗劣，从早餐到晚餐相隔足有八个钟头啊！……”他希望哥哥能可怜他，给他寄点零用钱，信尾的落款写道：

“你所爱的、有希望的而最可怜的弟弟舒伯特。”

穷苦艰辛的生活，并不能挫伤还是一个孩子的舒伯特的进取心，也不能减少他酷爱音乐的志趣。他觉得音乐是人们创造的一个美妙的精神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其乐趣是奥妙无穷的。

他勤奋地写作歌曲，却没有五线谱纸，常为获得了几张五线谱纸高兴得手舞足蹈。今日的少年学生是不会体会到舒伯特当时的快乐心情的。

他写作、学习特别勤奋，需要的五线谱纸的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可是，自己没有钱。他常对着空荡荡的桌面叹息：

“若有买纸的钱，我每天都可以作曲了！”

他的少年同学听了都很同情他，有时便一起买来五线谱纸送给舒伯特。舒伯特对大家的帮助非常感激，认为同学们送给他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舒伯特为了感谢同学们的真挚的友情，他激动地提起笔即兴地在五线谱纸上谱写下赞美真诚友谊的歌曲，赠送给他可爱的学友们。

五年的学校生活结束了，命运把他推进这个奥国的混浊的社会海洋里，像一片落叶在浪涛中飘流。他找不到起码可以维持自身生活的职业，过着飘泊的生活。

舒伯特是一个流浪者，然而又是一群热血青年们的崇拜者。围绕着舒伯特有一大群不满社会现状又有所追求的年轻人。他们经常聚会于咖啡店、酒吧间、俱乐部里。在晚上一起高谈阔论，探讨音乐，议论时事，谈理想，而

能给他们快慰的是舒伯特的音乐。他们一起不分彼此，一人有困难，大家解囊相助，每个人都很豪爽。舒伯特更为突出，他创作歌曲换来的微薄稿酬，常常倾囊而出，供给大家享用。

有一次，富有魔力的小提琴家尼可洛·帕格尼尼来到了维也纳城，倾城轰动，维也纳像处在澎湃的春潮之中。帕格尼尼在维也纳变成了比奥地利皇帝还伟大，吸引了所有的人们。帕格尼尼要在维也纳举行独奏音乐会，上流社会的公爵、伯爵、贵夫人、小姐抢租剧院的包厢；一些云集在维也纳的音乐界的名流更想见识见识他们的同行。舒伯特的朋友们也很想得到参加音乐会的机会，但没有那么多钱买票，急得没办法。舒伯特见到大家那种焦急为难的情形，他站出来安慰大家说：

“诸位，别焦急，请等一等，我来想办法，一定让大家能欣赏到帕格尼尼大师的演奏。”

说罢他转身匆忙地奔出咖啡店，消失在街市的人群中。

“咱们可爱的舒伯特会有什么办法呀？他又不是一个富翁……”

留下的人们在议论。

夜幕降临了，它神秘地笼罩了维也纳，给这个音乐城涂着上了特有的色调。舒伯特年轻的朋友们又聚会在这咖啡店里，在消磨着这个可期待的夜晚。大家一直等着他们“舒伯特会”的明星，可是舒伯特还不见来。大家情绪很不安定，没有舒伯特，他们的聚会就失去了吸引力……

咖啡店的门打开了，他们急切盼望的舒伯特走进来，不，不是走进，简直是冲进来的。他的脸上漾溢着难以克制的兴奋和喜悦的神色，欢快的呼叫着跑到大家中间，右手高举着，喊着，“你们看，这是什么？”

大家这才注意到他们的舒伯特的手里拿着的是音乐会的入场票。他们围上去，戏闹地抢夺着；舒伯特命令说：

“不要抢，每人都有一张！”

人们高兴得跳起来，呼喊：

“舒伯特万岁！”

他们都如愿地参加了帕格尼尼的音乐会。

当他们从剧院走出来，在回家的路上，大家才想起问及舒伯特从哪弄来的钱，舒伯特风趣地回答：

“出售五线谱。”

大家恍然大悟，原来是舒伯特离开大家去赶写新的歌曲了，用创作出的歌曲稿酬为大家换取了入场票。

## “歌曲之王”

在世界上，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个在歌曲创作的水平和数量上可以超越舒伯特的音乐家。

舒伯特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六百多首优美的歌曲。有很多首成为世界名曲，流行七大洲。世界人民称他为“歌曲之王”。

他的歌曲创作充满了灵感，一旦一个乐思从他脑中产生，很快被写成有优美旋律的歌曲。

他头脑里装满了激发他创作激情的乐思、乐句、旋律和各种各样的音乐形象。他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随时可以提笔作曲，常常一气呵成。好像为歌

作曲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

舒伯特的头脑是音乐的泉源，歌曲象泉水般滔滔不断地流淌出来。

《魔王》是世界名曲，也是近一百多年来检验一位歌唱家水平的作品，舒伯特在写这首歌曲时才十八岁。那时（一八一五年）有位作曲家的朋友希本回忆舒伯特创作这首名曲的情形，写下他目睹的情景：

有一天下午，我和一位朋友相约，一同去拜访我们的舒伯特。我们来到他的家里，走进室内，看见舒伯特正手中拿着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集激动的朗诵着《魔王》。他挥动着手，在室内来回踱着步，猛然他停止了诵读，立刻坐在桌前，提笔疾书，不多久他就为《魔王》谱好曲。他没有钢琴试奏，我们一起跑到孔微克德那里去，在那里我们又遇到了几位朋友，都想听听他的新作《魔王》之歌。在这次“舒伯特会”上，舒伯特热情地为大家演唱了刚创作的歌，他自己弹着琴作伴奏。大家都被这首歌吸引住了，好像看见：

一位父亲抱着自己的小儿子骑在马上，在黑夜笼罩的森林中飞奔，四周是一片黑暗，寒风吹得树木颤抖，充满了恐怖。儿子看了头戴王冠露出尾巴的魔王，呼喊：“父亲，你可看见魔王？”父亲没法使儿子的惊慌能得到镇静；这时森林只有雾瘴和狂风吼叫，儿子更加恐怖；魔王却唱着优美的歌，来诱惑他。儿子在拼命呼救，父亲也感到恐怖，他加鞭飞奔，等回到家，儿子已吓死……

有位老钢琴手罗吉卡，被歌所感动，他自己不会唱，就深情地弹奏这只歌。后来，有人非难这首歌曲中常常出现不协和的和弦，他站出来为其辩护。他在钢琴上边弹着这些不协和的和弦，边说明这些和弦正表现了魔王出现时产生的恐怖、战栗的气氛。

舒伯特当时把这首他个人喜爱的歌曲，赠送给歌德。大诗人收到了，不能欣赏，反而不快。后来，一位女歌唱家演唱了《魔王》，歌德才受感动。可见历史上的一切伟大人物，并非在各方面都表现得伟大。世上还是有真知灼见者：李斯特把它改编为钢琴曲；柏辽兹把它改编为管弦乐曲。

舒伯特废寝忘食地进行写作。他十一岁就近视，时常夜晚睡觉不摘眼镜。有时在半夜或清晨神经质地爬起来，把想好的旋律疾速写出来。有时他和朋友谈话，忽然脑子里涌现出乐思，他停下谈话置客人于不顾去写东西。朋友知道舒伯特的创作习惯和他的艺术个性，对此毫不介意。

《鱒鱼》也是首流行很广的名曲。它描写“明亮的小河里面，有一条小鱒鱼，快活地游来游去，像箭一样，我站在小河岸上，静静地朝它望，在清清的河水里面，它游得多欢畅。……”这首活泼、明亮、欢畅的歌曲，就是作曲家在深夜里产生了创作冲动，伏在床上写成的。

舒伯特不放松任何时间，他深深感到时间就是生命。他和俄罗斯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一样，在客厅、茶会上，在大街、剧场，在休息、浴池里……他都在头脑里积极进行艺术构思。

舒伯特由于贫穷营养不足和写作过于劳累，身体健康状况是不好的。有一次病重了，不得不住院治疗，朋友们热心的关怀他，真诚地劝他要好好休息。朋友走了，他仍休息不住，一直在心里想着为诗人缪勒的一首诗《美丽的磨坊姑娘》谱曲。不多久，他在灵感中捕捉到他要写的音乐旋律和形象，便躺在病床上写下了这首流传到今天的歌曲。

写作、音乐对舒伯特的一生来说，就是他的职业和工作。从他十三岁创作了一首四手联弹的钢琴幻想曲开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写成的被世人称

为《天鹅之歌》的歌曲集及《C 大调交响曲》止，只有十九年的创作时间，却写了如此之多的音乐作品，可见他的休息时间是极少的。使他头脑可以得到休息的时间，恐怕就是他们的“舒伯特会”了。在这种集会里，常常是舒伯特为大家演奏自己新创作的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品。他的演奏常常把大家带进他创造的音乐境界，造成忘我的状态。即使在这种音乐会上，他的大脑也很难得到真正的休息。

一天，舒伯特跟往常一样，跟朋友约定一起来到他们常去的酒店。他俩等待其他朋友的到来。他翻阅桌上一本莎士比亚的诗集，被诗集中《听，听，云雀》一诗所吸引。他读着读着，嘴哼起“哪，哪哪哪……”的旋律，用手指在餐桌上敲打着音乐的节奏。

“舒伯特，今天咱是来愉快的……”

舒伯特立即打断朋友的话，好像怕美妙的旋律会从他脑中跑掉似的，急忙说：

“现在我脑中又涌现出一个动人的旋律，”说着他便从衣袋搜寻纸。可惜没有找到一张纸，“现在有纸就好了，不管什么纸都好！”

他身边的朋友急中生智，随手取过餐桌上的菜单，把它翻过来，用笔在上面画了五线谱，交给了急迫中的舒伯特。舒伯特得救了，他拿起朋友的笔，立刻在菜单上写下了名曲《听，听，云雀》。

舒伯特进行音乐创作是艰难的。一个作曲家再没有条件，也应当备有一架钢琴供自己作曲来用。可是，当时的舒伯特连一把小提琴也没有，更别说具有那昂贵的钢琴了。作曲时实在需要用钢琴，他就跑到维也纳的咖啡店、酒吧或朋友家借弹。在维也纳流传着一个这样的故事：

维也纳人时常发现作曲家舒伯特在某条大街上的一座楼房前徘徊，漫步。他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抬头向楼上的一个窗口张望……人们都以为平时不亲近女性的舒伯特现在可能在追求楼上哪家的小姐呢，不然他为什么在人家的窗前痴痴徬徨？也可能像西班牙、意大利的恋人要在自己心爱人的窗前唱浪漫的小夜曲。这对舒伯特这样一位有才气的浪漫曲的作曲家来说，写几首小夜曲是不难的。

后来，这个秘密被揭破了：这窗口的房子里住着一位画家，是舒伯特的朋友。他家有一架钢琴，允许他作曲时用。只是平常画家要作画，怕受琴声打扰，他们朋友间便订下一个“条约”：只要在画家不进行创作时，他尽管随意来弹琴演奏自己的作品，如果在创作，就不便来了。他的热心肠的朋友订了一个暗号：他不作画时，他的窗子上就要挂起白窗帘，约他去弹琴。舒伯特在窗前徘徊，是因为楼窗没有拉起白窗幔，他在耐心地等待……

这些动人的故事，也可能后人增加了些传说的色彩，但仍然不失其真实，仍然表现了作曲家一生中献身音乐艺术，战胜坎坷艰难的顽强意志，不知疲倦的勤奋精神。

## 并立着的两座铜像

世界乐坛上有两颗最明亮的星：贝多芬和舒伯特。

贝多芬音乐创作中的戏剧性和浪漫主义，在舒伯特的音乐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两位伟大音乐家都可以说是充满诗魂的艺术大师。

贝多芬的一生是反抗黑暗现实，与残酷命运顽强抗争的一生；舒伯特的

一生是采用另一种方式，在和不公平的现实及苦难的命运进行着乐观主义的斗争。舒伯特不像贝多芬那样暴风雨式的大声疾呼，而是用一种对腐败的社会采用轻蔑漠视的乐观主义去进行反抗斗争。

贝多芬和舒伯特有着同样伟大的精神、同样的崇高品德、同样光辉的艺术成就。

贝多芬一生写了九部交响乐，三十二部钢琴奏鸣曲，十部钢琴和小提琴合奏的奏鸣曲，十六部弦乐四重奏曲和其他器乐作品，在声乐方面贝多芬为我们遗留下七十多首。他以交响音乐艺术大师屹立于音乐史。

舒伯特一生也写了九部交响乐，四十多部重奏曲，一百多部合唱曲，六百多首歌曲。他以抒情的浪漫曲——“歌曲之王”永垂史册。

贝多芬、舒伯特两位大师同居住维也纳城。

年轻的舒伯特一直仰慕着伟大的贝多芬，但他们终生未能相见。直到贝多芬的暮年，一位出版商是舒伯特的朋友，约舒伯特去会见贝多芬。舒伯特带上自己的歌曲集，随同朋友一起去拜访，来到贝多芬的家里，真是时运不好，贝多芬外出了。他没能见到慕念着的贝多芬，却把他的作品留下，赠送给贝多芬。

过了一段时间，贝多芬得了病回到自己的寓所。一病不起，终日卧床，他的友人在身旁守护着，担心贝多芬寂寞，从桌上的书堆中取了一册书放在贝多芬的枕边，供他阅读消遣。谁知无意中放在枕边的书，就是舒伯特的作品。贝多芬看过之后，惊叹不止，大加赞赏：

“这些作品充满了灵感和诗意！”

贝多芬看到这位作曲家不凡的作品，非常想见到舒伯特。等这音讯传到舒伯特那里，舒伯特急忙赶到贝多芬这里时，伟大的贝多芬已经处在病危的弥留时刻，见到舒伯特已不能说话了。他们之间想念而不能相见，相见而不能相谈。这是何等的痛苦呵！贝多芬怀着相识太晚的遗憾与世长逝了。

舒伯特心中非常痛苦。他和人们一起为贝多芬送葬，他和十二个人一起手持火炬把贝多芬的遗体送到墓地。在葬礼上，人们沉痛地为贝多芬念了由音乐家的朋友——奥地利诗人格里尔帕采尔撰写的祭文。

在归返中，舒伯特和几位友人同入酒店，他斟满一杯酒高高举起，悲痛地对大家讲：

“为席上先死者干杯！”

谁知舒伯特竟自己抽到了这不幸的死签。贝多芬逝世后的一年零八个月，舒伯特也相随离开了世界。

舒伯特一直心中念念不忘贝多芬，在他临终的时刻，他对弟弟和朋友们说：

“请把我埋葬在贝多芬的墓旁。”

他的至爱亲朋们按着遗嘱，把“歌曲之王”埋葬在贝多芬的身旁。

舒伯特的墓前矗立着墓碑，墓志是作曲家的朋友格里尔帕采尔撰写的（诗人是没想到刚给贝多芬写了祭文，又给舒伯特写了墓志铭）：

此处葬着音乐的丰富的宝藏和更美的希望。

弗兰芝·舒伯特长眠于此。

一七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生，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死，享年三十二岁。

人们当你来到这墓前，请你脱帽吧……

人们站在他墓前悲悼的时刻，首先会想到：舒伯特，如果他在那社会上不是没有一席之地，如果他不是过于贫穷，他不会过早地死去！

今天，在美丽的维也纳的广场上，高高地并立着永远闪着光芒的两位伟大音乐家的铜像。

## “鬼才”肖邦

### 天才与死神

年青的钢琴家肖邦离开了祖国波兰，来到了法国的巴黎。

肖邦的到来，轰动了巴黎。不久，肖邦的抒情钢琴曲的演奏征服了整个巴黎。肖邦成了巴黎乐坛上一颗灿烂的明星，闪烁着天才的光辉。

生活在繁华与竞争中的巴黎人，追求着新的时尚，追求着时髦，追求着物质和精神的享乐。他们觉得能听到肖邦的音乐和演奏，将是他们的快乐，他们狂热地喜爱着肖邦的音乐艺术。

他的抒情的、柔美的琴声，犹如阳光下闪烁着银波的淙淙溪水声，叩开了每个巴黎人的心扉。

突然他的琴声断了，疾病这个恶魔，悄悄地爬进了他的肌体，肖邦在病热中经受折磨。青春、俊美的脸颊浮着病态的红晕。他头晕无力、咳嗽，感到胸部像被绳索捆绑着，呼吸有些困难。

巴黎的名医来为肖邦治疗。他礼貌地讲道：“肖邦先生，您病了。这巴黎的空气是不适合您的健康的。您应当到南方或意大利去疗养，假如您高兴的话。”

肖邦并没有把医生的话看得更重要，他认为自己不过是长期劳累所致，也许只是感冒，过些时日就好了。他为了想休息一下和另一种特殊的原因，于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同法国著名的女作家乔治·桑及其儿子、女儿去旅行。原想到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意大利，后来改道去地中海的巴列阿里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马尔卡。他们来到了马尔卡岛上的巴尔马。肖邦在这里看到了最深、最蓝、最清的大海，他的心情非常好。好像眼前就是希腊的海和瑞士的湖。南国的天气令他陶醉，给音乐家带来诗意和灵感。

巴尔马具有南国的色调，到处呈现着大自然的美丽风景。这里没有巴黎现代化的人工雕琢，只有自然的朴素的美，这里没有巴黎的高大建筑，只有中世纪的房屋。他们在“风之家”住下。“风之家”是幢农舍，建筑在美丽、幽静的山谷中。在这里可以领受海风，可以看见古代涂刷石灰的哥特式寺院和远方闪烁粼波的大海。

肖邦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写信给远方的朋友尤利安·丰塔，表述自己的感受：

“我思念着的丰塔……我现在在巴尔马，我的四周都是棕榈、松杉、仙人掌、橄榄树、橙树、柠檬树、芦荟、无花果、石榴树等，这是只有在‘植物园’内经受日光沐浴才可以有的植物呵；天空好像蓝宝石，海像紺青，山好像碧翠，空气好像甘露，一切都像在夏天一样而且很热。夜间几小时都是在六弦琴及唱歌声中度过的。房屋有巨大的露台，头顶上有葡萄枝；四周有毛利泰尼亚式的墙壁。一切都好像这个城市一样，是非洲风味的风景……啊，我的生命，我生活得有些充实了！我处在最美丽之中，我自己也变得好了一些……”

在恬静的心绪中肖邦继续进行着创作，要把他的对美的感受谱写出来。他勤奋地创作钢琴曲。

但是，不久就开始了连绵不断的雨季。南方的暴雨冲刷着这个音乐家的“别墅”，把他们好的心绪也冲走了。阴霾笼罩着他们的上空，寒气侵袭着

年青的音乐家和带有男性气质的女作家。

乔治·桑被冻得发抖，她对肖邦说：“肖邦，这个房子内没有炉火，好像一件冰斗篷披在我的肩上一样，我觉得我自己浑身麻木了。”

肖邦在这阴冷气候中病情发展了，他病倒了。在病痛中仍然在考虑着自己的音乐创作。他继续写信给朋友丰塔，他说：

“我不能把手稿寄去，因为没有写完。这最后两星期我病得像只狗。……全岛上三个最有名的医生，一个医生嗅了我吐的东西，另一个在我吐出来的地方敲诊，第三个摸一摸和听听我怎样吐，一个人说我死掉了，另一个人说我现在正死着，第三个人说我马上就要死……勉强支持着。总算没有叫人给我放血和放拔火罐，而且也没有作任何的穿线和抽脓。现在全靠神的意思，我又恢复常态了。但是这病影响了我的前奏曲，而这个前奏曲，天知道你什么时候才可以接到。”

这种实况的描写，告诉了我们肖邦病得已经不轻了。尽管三个人是岛上的名医，诊断也太可笑，跟中世纪搞炼丹术的巫医一样，只能治死人，却无法救活病人。病人想活下来只好依靠“神的意志”——命运来判决了。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肖邦仍然想着创作，坚持与疾病斗争，坚持作曲。

岂不知肖邦患的是可怕的肺结核。肺病在当时的科学和医疗条件下，是无法治疗的，是种绝症。它跟当今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命的癌症一样，谁得了肺病，谁就被判了死刑，等待着慢慢的死去。

肺病似人间的魔鬼，所有的人不敢接近它。肖邦害了肺病，使活着的人都像遇到瘟疫一样逃避他。“风之家”的主人不欢迎这个高贵的客人，不顾情面地下了逐客令，赶肖邦立即离开这座小屋子。肖邦和乔治·桑只好痛苦地离开“风之家”。离开之前，要付高价钱赔偿肖邦用过的床、垫子、被褥及使用的器具。当他们走后，这些用过的东西全被烧掉。

他和乔治·桑迁居到马约卡的一座古老的“瓦尔德莫查”修道院中住下。这座修道院对一般的人来说，觉得它有些空旷和荒凉。但对善于感受大自然的美的音乐家和作家来讲，它充满了一种古典的浪漫主义色彩。

肖邦在给友人的信中描写了修道院的生活：“你可以想象，我处在什么样的境地，在岩石和海之间，在一个巨大的空洞无人的天主教修道院里面，一个禅房里。那里的屋门比巴黎任何的大门还要大。我现在也不卷发，也没有白手套，好像往常一样苍白。禅房的形状好像一个高大的坟墓，有些巨大的烟熏黑了的拱门，有小的窗户，在窗户前面有橙、柏、棕榈，正对着一个带有金银花瓣状装饰的毛利泰尼亚式的窗户，放着我的帆布床。在床的旁边有一个古老的、方形的不动的“nitouchable”，在这个家具上我困难地写作。在它的上面有锡的烛台（这是本地奢侈品），上面有蜡烛、巴赫的作品、我写的潦草字和我的一些碎纸片……一切都是寂静……我可以喊叫……但是仍然是一片寂静。总而言之，我是从一个奇怪的地方给你写信。”

肖邦在这座古修道院里，尽管疾病缠着他，他仍埋头工作，夜里也不休息。在摇曳昏暗的烛光下学习巴赫、莫扎特等一些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一边勤奋地创作新的作品。在他的案头上堆积着曲谱草稿。他意识到生命给自己的时间是不会长了。他加快地工作，相对地延长自己的生命。他没有把自己的思想焦点放在死亡的威胁上，却努力把自己从痛苦的现实中解脱出来，投进他自己创造的音乐世界里。他的情绪很好，可以说有着诗意的心绪。

肖邦站在瓦尔德莫查的陡峭的山岩上，脚下是广垠无边的大海。他望着

遥远遥远的天际在沉思……耳边响起那异国情调的歌曲和民间舞蹈的旋律——他的脑中涌现出一个个活跃着的乐思，像海浪在冲击他……

他兴奋地向修道院奔跑，冲进住室，立即伏身书案，在五线谱上迅速地记下他的灵感。

肖邦等待已久的钢琴运到了，安放在他的房间。他见到钢琴，高兴得像小孩收到新年礼物一样，心里平静不下来。不久，从这座古老荒凉的修道院内传出了美妙的琴声，打破了修道院的寂静。琴声在这座哥特式古建筑的穹窿上回荡……肖邦浸沉在作曲的狂澜中。

马约卡不都是诗情画意的天气，也有亚热带显示狂暴的力——暴风雨的天气。当浓重的阴云低压着瓦尔德莫卡的上空，将会是几昼夜的狂风暴雨。闪电的蓝光划破黑暗，空旷、阴森的修道院，在大雷雨的闪电中忽隐忽现。从敞开的拱门和没有窗扇的窗口吹进的阵阵冷风使肖邦透不过气来。他手捂着胸口一阵一阵地咳嗽着，脸上流露出隐隐地痛苦……咳嗽稍有停歇，他便又开始在琴上弹出他新产生的旋律。

黑暗、雷雨，吞噬了马约卡。雷声炸响，大海在咆哮，小岛几乎要在倾注的暴雨和喧腾的大海中颠覆过来，海风冲进空洞的走廊，无情地吹拽着那无人经管的窗门和飘动的帷帘；音乐家刚写好的曲谱在风中飞舞，音乐家演奏的激越的琴声伴着风声、雷声在回响。一阵浓密的海雾，充满了走廊和住室。对面不见人，它给修道院带来了神秘的气氛，好像一件殓衣紧紧地裹住这座古老残破的修道院。

乔治·桑在《马约卡的一冬》里，形容他们的小小而微弱的灯光在这阵浓雾中好像鬼火。这种阴郁的天气损坏了肖邦的健康，病势在发展。肖邦体弱，不能到岛上散步，他的女伴乔治·桑外出漫游去了。他一人留在屋子里作曲，昏倒在钢琴旁，冷风又将他吹醒。他吃力地扶着钢琴站起来，重新在钢琴前坐下。灵感在激动着他，他一气呵成创作了奇妙的《t#小调前奏曲》。一阵痛咳，肖邦感到天旋地转，恶心，胸口堵闷，喘不过气，一口血喷吐出来，溅在曲谱上。他感到生命从身上飞走了，他又失去了知觉，瘫软地倒下。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乔治·桑回来，看见躺倒在冰凉地上的肖邦，吃惊的奔过去，将他的头抱在她的怀里。肖邦的嘴角仍有血污，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没有血色的脸……当医生赶到抢救时，肖邦又从死亡中苏醒过来。医生断定肖邦没有多少时日了，不久就要死去。肺病——宣判了年轻音乐家的死刑。

肖邦感到这打击太沉重了。这是致命的打击。但是，他是不屈服死神的！他要向恶病挑战，向死亡挑战，他还要为人类写出更多更美的作品。肖邦的英勇抗争，延缓了十年的死刑。人们都认为肖邦即刻就会离开他的音乐死去，可是他又活下来了。在马约卡很快完成了《前奏曲》（作品二八），《马祖卡舞曲》（作品三三）、《圆舞曲》（作品三四）、《波伦涅兹舞曲》（作品四十）《叙事曲》（作品三八）、《谐谑曲》（作品四一）等。肖邦表现出超群的天才和惊人的意志。

病情恶化，逼使肖邦和乔治·桑于一八三九年春离开了马约卡，重返巴黎。

最后的十年，是肖邦与死神搏斗的十年。

回到巴黎，衰弱的身体使他不能经常演出，他把精力放在从事创作和教育上。他在给友人索郎芝的信上写道：“……我头痛……我在整个的上课时

间内都在咳嗽。我觉得冷，我很少出门，因为出去我就太冷了……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在下雪，光线很黑暗，我喘不过气来……”

肖邦已经病得弱不禁风，严重的肺结核害得他整天的咳嗽、气喘、闷得很。他的心情是郁闷的，感到这个世界令人透不过气来。他清楚地知道生命一天天从他的身体内溜走，他要加快自己的工作，去献身自己的事业。他心里明白，他不能倒下，一倒下就恐怕爬不起来了，他要支撑下去，支撑到死神来迎接他的时刻。

他决定去英国旅行演出，尽管他身体孱弱得连行动也很困难了。这需要多么坚强的精神和超人的毅力！

在肖邦去英伦之前，在巴黎举行了告别音乐会。谁能料想到这就是肖邦在法国巴黎的最后的一次音乐会呢！事后才知道这是音乐家肖邦和巴黎听众的诀别。

一八四八年二月十六日，巴黎的普来埃尔大厅灯火辉煌，坐满了听众，座无虚席。舞台上在凝重色调的天幕衬景下，停放着一架名贵的大钢琴，有丰采的钢琴家肖邦走上舞台，立刻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在舞台的面灯和脚灯的照耀下，三十八岁的钢琴家显得更为清瘦，脸庞增添了暗淡的阴影，更为苍白，但仍然表现出他艺术家的风度。

肖邦有魔力的演奏，把大家带进了音乐的美的幻境。肖邦演奏了《船歌》、《摇篮曲》和夜曲、练习曲、序曲、马祖卡舞曲及圆舞曲。这次演出获得了辉煌的成功。在伊瓦茨凯维支的《肖邦》一书中，对此次音乐会有这样的描述：

“他演奏了他的杰出作品：《摇篮曲》和《船歌》。《摇篮曲》是音乐形式上的最高点。《船歌》是肖邦最重要作品之一。

“肖邦的一个学生乔治·马梯亚说过：‘每一个听过肖邦演奏的人都说，类似这样的演奏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他的演奏和他的音乐一样。这种流畅和这种力量，真的，这种力量！可是只持续了很少的几小节……他的整个身躯在颤动。从钢琴中出现了‘一个有灵魂的、活生生的东西。当肖邦演奏时，这活生生的有灵魂的东西不是从乐器中产生，而是从他的手指下诞生出来……’

“巴尔扎克在给莫斯卡夫人的信中写到：‘与其说这个光辉的天才是音乐家，倒不如说是一个情感的精灵。’”

这次音乐会，肖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演奏中力量已不够了，身体难以支持，不断减轻钢琴演奏的力度。当他演奏完回到休息室时，因过度的激动和体力的消耗晕倒了。

肖邦在伦敦又获得了成功，但是他的病一直在恶化，已经到经常吐血的地步，行走需要人搀扶。肖邦告诉他的亲友说：

“我觉得我越来越衰弱，我不能创作，这不是因为不乐意创作，而是由于体力的关系……

“整个早晨，大约两个钟头，什么也不能做，然后当我穿上衣服的时候，浑身局促不安；这样一直喘气到吃中饭，吃过中饭要和男人们坐在桌旁两个钟头，听听他们说些什么，看看他们怎样喝茶。无聊得要死……我到客厅去，在那里需要用尽自己一切心里的力量使自己振作起来，因为那时候人们一般地都渴望听我弹琴。然后我的诚实的丹尼埃尔扶着我登楼梯到卧室里去……”

现在的肖邦几乎没有力量支持自己工作了，他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做……如果我健康，那么我每天都要上两次课……”

肖邦继续吐血，肖邦自白：“我已经是勉强地呼吸了，我已经准备死去……”

肺结核晚期病人的痛苦是可以理解的，肖邦讲的是不夸张的。在其他病人早已卧床不起了，肖邦却还在创作，还在教学。对于这样病入膏肓人来说，安静和休息是多么重要！他需要立即赶回巴黎，他写信给朋友说：

“请你们吩咐在星期五买一束紫罗兰花，好让它在客厅里散出香味。如果我心里还能够有一点诗的心情，那时，我回去以后，穿过房子到卧室里去，在那里大概我要躺好久……假如不死的话，我在这里再多呆一天就要发疯了……。”

肖邦意识到面临的危境，但他并没有绝望，心中仍洋溢着生活的诗意，用紫罗兰的芳香冲淡生活的苦味，他坚信可以活下去。才告诉友人：

“我拥抱你，希望你吩咐人们生炉火，烤暖了房子，打扫一下，也许我还可以恢复。”

在发出这封信不久，于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怀着活下去的热望终于离开了雾的国度——英国。

肖邦在最后的两年中是凄惨的。他上楼都需要人背。人们都以为他即要死去，一个天才的星光即要泯灭，平时围绕他过分献殷勤的一群人都离开了他。肖邦流亡在巴黎，没有祖国的亲人，没有朋友，也没有自己的爱人。他鳏居终生，把音乐献给了人们，让人们享受到快乐。

面对残酷的现实，肖邦发出了深沉的感叹：

“在我的心里，已经什么也不想做了……我的心里觉得忧愁，可是我麻醉自己……我深感到一种沉闷的苦痛……我早已经就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快乐了。我根本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我简直只是像植物一样的活着，耐心地等待自己的完结……”

“我虽然觉得自己被人们围着，但是我仍然觉得是孤独的，孤独的，孤独的……”

“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一切幸福，有最大的幸福——健康，您就该满足。”

因为一个人健康的生活着，就可以奋斗下去，斗争下去。

肖邦在患绝症这十年中，一直努力奋斗着，他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的作品，而那些最为成功的作品恰恰是在这十年苦难的岁月里写成的。

天才基于这种精神是伟大的。

## 祖国之恋

……

树木已经凋零，  
落叶正纷纷  
波兰我的祖国，  
同胞们的母亲，  
你那英勇的儿女已经壮烈牺牲。  
如果他们健在，

一人一把泥也能用自己的双手使波兰重展宏图。

这是世界名曲《落叶》的歌词，这首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歌曲，是肖邦谱的曲，至今仍在流传。歌中唱道：“一人一把泥也能用自己的双手使波兰重展宏图。”肖邦相信波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可以使自己的祖国重新光复。肖邦的音乐是建立在这种思想感情基础上的。肖邦的音乐天才和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肖邦的祖国在帝俄的统治下是黑暗的，是一座封闭的不透气的大监狱。人民没有民主、自由，更没有天才发展的广阔天地。他必须尽快地离开这座令人窒息的监狱，去呼吸那自由的空气。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的同志（爱国的志士），劝他尽快地出国，为波兰树立自己的民族音乐艺术。爱尔兰涅对肖邦讲：“你是天才，为人民写作吧，要写得有通俗性、民族性。”佳特维茨基鼓励他：“为了人民，通过人民！”肖邦带着波兰人民的期望，决定出国去巴黎。

二十岁的肖邦在生活上还是一个没有离开过父母抚爱的青年。在父母跟前还是一个孩子。他的心中还常常产生孩童时代美丽的幻想，一旦要离开父母、家庭、朋友、华沙和波兰——他的祖国的时候，不免感到惶惑不安和恐惧。

夜里，肖邦不能安睡，他站在窗前望着华沙的秋夜，种种的想象使他不安：想到就要离开父亲、母亲，到外国——巴黎，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里没有我的亲人和家庭，只有我孤单一。我今后的前途将又是怎样？我的演奏，我的创作能在一个新的陌生的世界里有所成就吗？也许我将侨居国外，因贫困像海顿一样流浪街头卖艺，穷死在异国，埋葬在异国的荒丘上……

想着想着肖邦觉得头有些发胀，他推开窗户，一阵秋风吹过，猛觉一颤，泪，难过的泪水顺着两颊流下……他预感到：

我觉得，我走，会使我永远忘掉家，似乎我去就是去死——可是如果死在不是生我的地方是多么叫人寒心；如果在临终的床边看见的不是亲人而是冷淡无情的医生或仆人，那是多么可怕！

出国的决定是不可更改了。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肖邦在华沙开了友谊告别音乐会。音乐会是隆重的。在会上，人们代表波兰人民郑重地赠送给肖邦一个盛满波兰大地泥土的银杯。肖邦激动地接受了这象征着祖国神圣形象的银杯。他捧在胸前，让它紧紧地贴在心上：

“祖国，我永远忠诚于您，为您献身，用我的琴声永远把您歌唱。”

十一月二日早晨，肖邦从华沙出发。人们为他送行：男声合唱队在送行的路上为他演唱了大合唱。肖邦非常激动。时至深秋，大地一片萧条。眼前的秋景使青年音乐家感到凄凉和忧伤。秋风瑟瑟，冷得他萎缩着身体，把自己紧紧裹在斗篷里。他最后一次拥抱和亲吻了亲人和朋友……恋恋不舍地踏上了驿车。他站在驿车门的踏板上，车走动了，送行的人们跟驿车奔跑着；肖邦挥动手，嘴动了动，想说什么，而没有说出来，热泪潸潸而下，咽喉哽噎……驿车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祖国大地的地平线上。

当时他创作的抒情歌曲《战士》可以表现出他对祖国的崇高的情感和别离她的心情：

时间已到，  
战马嘶鸣，  
马蹄忙不停；

再见，  
母亲、父亲、姐妹，  
我告别远行。  
乘风飞驰，  
扑向敌人，  
浴血去斗争，  
我的战马快似旋风，  
一定能得胜。  
我的马儿英勇战斗，  
如果我牺牲，  
你就独自掉转头来向故乡飞奔。

……

肖邦刚到维也纳不久，还没有赶到巴黎，就得到了波兰十一月二十九日武装起义的消息。

革命的熊熊烈火在燃烧，整个华沙觉醒了，到处是“自由万岁！暴君该死亡！”的口号声。起义的人们在大街上高唱着革命歌曲。全华沙城沉醉在胜利的欢乐中。肖邦被起义所激动，他愿像《战士》歌词里写的那样“乘风飞驰，扑向敌人，浴血去斗争”。当他的朋友蒂特·沃伊采霍夫斯基决定立即回到波兰参加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的时候，他按捺不住自己爱国的激情。朋友启程回国了，肖邦雇了一辆驿车去追赶，他愿和所有的爱国志士一样，把自己的热血洒在波兰的国土上。遗憾的是他没能追上，又沮丧地回到维也纳。

不久，波兰发生了历史悲剧，起义失败，华沙陷落了。肖邦感到这是他的民族的悲剧，他在日记里写道：

“郊外被破坏了，烧毁了。雅斯和维柳斯大概在巷战中阵亡了吧！……

“斯图加特塔上的时针打响了十二下，在这午夜一瞬间世上添了多少尸体呀？……

“父亲！母亲！你们在哪里？也许也成了尸体？……噢，眼泪！早已经不流泪了……我已很久很久不能哭了……我心里觉得多么不好受，多么忧愁……

“一人，一人……我不能写出我的忧愁，我勉强地忍受着。”

他为祖国，为亲人担忧。这种不安一直攫取着他的心。他痛苦到极点，他愤怒地高喊：“上帝，你还在吗？你活着却不去报仇雪恨！俄国人的罪行，你认为还不够吗？——或者，或者你自己也是一个俄国人！？”肖邦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燃烧到顶点，他对侵略者进行了无情的谴责。

在献身祖国，拯救祖国的神圣事业中，肖邦和密茨凯维支走到一起了，音乐家和诗人结成了战斗的友谊。诗人于德累斯顿创作了长诗《葬礼》，肖邦创作了感人肺腑的不朽作品《葬礼进行曲》。

这不是一首平常的在葬礼上演奏的哀乐，也不是一首只有悲痛的哀歌，这是一首号召波兰人民重新拿起武器继续战斗的悲壮的进行曲。他不是为某个人送葬，而是为整个波兰——他的亲爱的祖国送葬！祖国沦亡了，像一位英雄的母亲倒在血泊里。她的儿女们从四面八方方向她的遗体涌来……主题在低音部出现，仿佛沉重缓慢的脚步声从远处渐渐走近！悲哀的人群因巨大的悲伤而低垂着头，默默地走来，聚集在一起，人民在沉默中积聚着力量……

人们抬起牺牲者的尸体迎着统治者的刀枪棍棒向前涌进。音乐进入了新的乐章，力度在增强，主题在高音部展现。经过沉默的波兰人民重新积蓄起力量，酝酿着一场新的战斗。临近结尾，响起号角，风驰电掣，有如一阵飓风卷地而起……《葬礼进行曲》表现了强烈的悲剧感情。

肖邦对祖国的沦亡，对自己不能再回祖国而成为流亡者，流亡在巴黎而痛苦，但他没有灰心，没有失望，更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他写道：

“加里西亚的农民已经给佛尔希尼和坡多尼亚的农民作出榜样，事情是不会没有恐怖的变故就结束，不过一切的结果都会产生一个壮丽的、伟大的——一句话——波兰。”

在肖邦的心目中波兰是伟大的，将来仍然会繁荣强盛。这信念鼓舞他在流亡的生涯中进行艰苦的音乐创作。他创作了夜曲《对祖国的冥想》和《波兰主题幻想曲》、《波兰葬歌》等等大量的爱国主义的作品。

肖邦的心献给了祖国，但是，他又不能不每天穿着燕尾服和胸褶衬衫在巴黎的上流社会抛头露面。经常出现在贵族的沙龙和音乐会上。掩饰着内心的痛苦、不满，而摆出一种体面、典雅的风度，为先生、女士们弹琴演奏。而在波兰，他的人民，他的朋友却在战场鏖战，有的倒下，有的流亡，有的被放逐……这对真正艺术家的良心是痛苦的折磨。他说：

“多到淹没我头颈的一切饮宴、晚会、音乐会、舞会，都使我厌倦，我周围是这样地悲哀、郁闷、凄惨。本来这是我所喜爱的，可是不能采取这样一种残酷的方式。我不能随我的心愿做什么，我必须修饰自己、打扮自己；在沙龙里，我装出平静的样子，可是回到寓所后，我却在钢琴上作雷鸣。”

这种心情导致他常常不愿公开演奏，不愿在大厅公众中弹琴。逐渐的人们想听他演奏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挂上厚厚的窗帘，点着蜡烛，坐在普列耶夫钢琴前，望着壁炉里跳动的火苗，驰骋他的想象，浸沉在对祖国——波兰美好的回忆里：

肖邦的耳边响起少年时代在乡间听到的波兰的民歌的旋律，响起了热烈的马祖卡舞曲……肖邦情不自禁的弹起即兴曲。弹起了马祖卡舞曲特有的旋律。

马祖卡舞曲描写了波兰人民的生活，也表现了他们不论内心多么痛苦，都不能毁灭他们惊人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信仰。

“祖国、荣誉、自由！尤其是自由、自由！痛恨奴役、痛恨专制、痛恨卑鄙！死！死！立刻去死！宁可死一千次，也不愿丧失自由的心，自由的个性，也不愿依赖沙皇和皇后的恩典，依赖专制君主的微笑或污辱，依赖专制君主龌龊的屈辱的温存或狂怒的任意横行！”

这就是肖邦常常在钢琴上所做的雷鸣；这就是舒曼所称的“隐藏在花丛里的一尊大炮”。

肖邦的精神世界是生活在对祖国——波兰美好的回忆之中……

在巴黎，人们想欣赏他的音乐是不容易的。他的心情使他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弹奏；崇拜、热爱肖邦音乐的朋友，像德国大诗人海涅等也不能例外。肖邦在自己屋里弹琴，海涅和人们站在屋外窗前倾听。但是，肖邦也有个例外，他常到聚集在巴黎的一些波兰流亡者集会处，不拘形迹地为人们进行演奏。波兰起义失败了，有的爱国志士壮烈牺牲了，有的被捕监禁在黑暗的监牢，有的被流放到荒凉无人的边陲，有的冲破追捕流亡到国外。巴黎这个当时的欧洲心脏，云集着波兰的政治流亡者。肖邦与他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常参加他们带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性质的沙龙、社交。肖邦把它看作是在巴黎这个海洋里的一个祖国的小岛。这是他精神寄托之处，也是他可以感受到祖国温暖的地方。在这里，使肖邦思恋祖国的内心忧郁可以得到慰藉。肖邦在他们中间，思想、感情得到解放，他的激情被点燃起来，他会演奏出最美的音乐来。当时爱尔兰斯特·列古维曾描写过肖邦在同胞中间演奏的情景，“肖邦坐在钢琴旁，一般要弹奏到疲惫的地步。他被一种毫不留情的疾痛所苦，他的眼四周有黑圈，他的眼光闪出一种热病的光辉，他的嘴唇染着一层血紫的颜色。他的呼吸短促起来了。他感觉到而且我们也感觉到他的生命有多少时光是随声音而飘逝了呵；他不想停止，我们也没有力量制止他！他心中所燃烧的兴奋也传到我们心中来了！”

“但是，有一个使他脱离钢琴的可靠的办法，就是求他弹奏《葬礼进行曲》，这曲是华沙受难之后作的。他从来拒绝弹奏它，可是，他在刚一奏完了最后一小节的时候，他就拿了帽子走了。”

肖邦为他的同胞，为他祖国人民的代表演奏充满悲剧感情的《葬礼进行曲》，尽管又会重新燃起填膺的愤怒、刺心的痛苦，难以忍受的感情上的折磨，但是他是不能拒绝的。因为他是祖国的儿子，为波兰人民演奏，是他神圣的义务。

此时的肖邦，在巴黎、在欧洲的乐坛上已成为著名的钢琴家、音乐家。在巴黎这个资产阶级的竞争场上，肖邦已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名流，他出入各处都要引起轰动。这样一位钢琴家音乐家却做了一件为巴黎上流社会所不解的事：

在巴黎一条不繁华的街道上，住有一个叫格得夫路阿·卡温尼亚克的人，他健康的时候，就一心向往着欣赏大钢琴家肖邦的演奏和他的美妙的音乐。可是，他是一个凡人，没有机会参加肖邦举办的音乐会。现在，他倒在病床上，病得非常可怜，已经奄奄一息了。一个快要死去的人，是留恋人世的生活的。他没有什么留恋，这个富人的社会对他太冷酷了！他只有一个渴望，对他这样的人也可以算是不能实现的奢望——他想要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听听肖邦的音乐，那他死去也是快乐的。守护他的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劝他安下心来，不要再想入非非。人们也总觉得快死的人是可怜的，应当设法满足他的要求，通过曲折的途径，把病人的临终的愿望转告了肖邦。

肖邦所患的肺病正转入晚期，常吐血，他走路已很艰难，常被咳嗽、气喘弄得浑身出冷汗，非常憔悴。但正躺在床上忍受肺结核折磨的肖邦他得知了病人的要求后，他没有说什么，穿好衣服，请来人作向导……当肖邦的马车在病人的屋前停下来时，周围的人都围拢来，大家都异常吃惊地望着他们的音乐家。

肖邦从马车上艰难地走下来，径直地走向病人的住室。肖邦来到了病人的跟前，病人眼中噙着热泪，吃力地对肖邦断断续续讲着话；肖邦强忍着快要流出的泪水，离开病床，走到室内一架破旧的钢琴前坐下。他习惯地试音，钢琴已走了音，有的琴键已失效，这对钢琴家的演奏是最为烦恼的。一般情况下，作为钢琴家的肖邦是不会用它演奏的。可是，肖邦当时没有迟疑，就用这架变了音的钢琴为即将死去的人演奏了《波兰主题幻想曲》，夜曲《对祖国的冥想》……在弥留时刻的病人，感动得用极微弱的声音说：“美，美的音乐！多么让人理解的音乐……”他合上眼睛，脸上流露出微笑。他，可怜的人，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幸福，但他在肖邦创造的音乐

世界里感受到了真正的美。

人们，当你快要失去人性，快变得自私和冷酷残忍的时候，想想上个世纪的肖邦吧！你也许会变得善良，你也许会去爱自己的同胞和人民。

一八四八年四月，肖邦应英国朋友热情诚恳的邀请奔赴伦敦。伦敦是世界上的雾都，常常整个城市被浓重的大雾所湮没。这种湿热气闷的天气对严重的肺结核病人是非常不适宜的。肖邦的病势加重，他在通信中诉说了自己的健康状况：“……我的好丹宜理扶我上楼梯进卧室，替我脱下衣服，服侍我睡下，点着蜡烛，于是我便呼呼入睡，做着梦一直到翌晨……”肖邦的身体已垮了，他的生活已经不能自理，需要别人帮助才行。医生禁止他活动，更不要说创作和演奏了。

在伦敦肖邦又见到了侨居英国的波兰人。他格外的兴奋，精神又振作起来，焕发了青春活力。同胞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他们勇于牺牲的精神，又给他的病体灌输了力量。他不顾及病弱的身体，在波兰人的舞会上，举行了独奏音乐会。肖邦的音乐鼓动着同胞的爱国主义的激情和献身精神。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音乐会却成了他生平最后一次公开演奏的音乐会。当他结束演奏时，已气喘难忍，是让人背回家的。

波兰的同胞们为了感谢他们自己的音乐家，为了表示敬意，他们宴请了肖邦。在酒筵结束后，肖邦把大家请到自己家里，以他的扣人心弦的演奏热情地招待了大家。肖邦激动地弹奏了马祖卡舞曲、波伦涅兹舞曲等钢琴曲，他们一直狂欢到深夜二点。

这离肖邦的死，只有不久的时间了。

肖邦的病很沉重，他返回巴黎。病情一天天恶化，不断咳血，不久肖邦处在病危中。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到他的病榻前看望他，觉得这个灵魂在最后一刻也是美的，也是伟大的。

当肖邦从昏迷中醒过来，他请求站在他床边的戴尔芬娜·波托茨卡夫人唱一首歌。夫人应允了，人们把客厅里大钢琴搬到肖邦卧室的门边，夫人在钢琴伴奏下唱了著名的《圣母颂》。她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不断地顺着脸颊流淌，她唱得是那样动感情，那样动听，肖邦感动的从眼角滴淌大颗的泪珠。

肖邦处在弥留时刻了，他痛苦的挣扎着，冷汗从他的脸上不断的滚下。他问：“谁和我在一起？”守护他的朋友古特曼把肖邦的头抱在自己怀里；肖邦已不能说话了。临离开人世的最后一瞬间，他讲不出话，肖邦极痛苦地打着手势，人们意识到他是在要那只从波兰祖国带来的银杯。人们将盛有波兰神圣国土的银杯取来，递给了肖邦，肖邦吃力的——用尽生平最后的力气将它举放到自己的胸口上，用手抓出一撮国土放在心窝上……然后慢慢地合上双眼；肖邦，一代的天才音乐家怀着对祖国之恋死去……

肖邦生前喜爱美丽的鲜花，人们络绎不绝地为他送来了彩色缤纷的花，停放肖邦的整个房间成了花的世界，他在花海中长眠，在长眠中永远幸福地梦见自己的祖国——波兰。

## 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悲怆的柴可夫斯基

### 法律与音乐

在沙皇俄国的时代，离维亚特加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城镇，叫伏特琴斯克。从它再向北去二百多俄里，便是严寒荒凉的西伯利亚。

一八四一年五月七日，柴可夫斯基就诞生在这个偏僻严寒的小城。

提到19世纪的西伯利亚，让人们立即想起了沙皇的酷刑、残暴和流放。

这是政治犯、无数革命者流放的地方。多少人的青春、年华、才智在这里被葬送掉，多少人的理想和幸福在这里被毁掉，多少人的尸骨在这里埋葬，这里没有歌声，只有啄吃尸肉的乌鸦得意的聒噪，这里没有爱情，只有眼泪和镣铐……

西伯利亚终年刮着风雪。寒流经常侵袭伏特琴斯克小城，使这里一切有生命的物质受到威胁。大自然和沙皇一样残暴。沙皇为了让他一个人活着，叫万人崇拜，却让千万人死掉。

小柴可夫斯基就生活在这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

柴可夫斯基自幼就喜爱听音乐，到剧院看歌剧，对音乐感受敏捷。小小的柴可夫斯基对莫扎特的音乐听得入迷。音乐使小小的心灵激动得不能自制，有时自己悄悄地作儿歌。

父亲希望儿子在法学方面有所成就，让人把刚满十岁的柴可夫斯基送到彼得堡法律学校预备班学习。学习二年之后，考进了法学院，一八五九年毕业。

他学习成绩很好，分配到彼得堡司法部，作助理书记官。他平时努力工作、认真，很快提升为高级助理。

二十岁的柴可夫斯基，由于他本人工作的关系，走进了彼得堡上层社会的舞台：文艺沙龙和音乐会等活动。这对他热爱音乐有着强烈的影响，重新点燃了他幼年、童年时代对音乐热爱的火苗。

他想学音乐，跟一位叫萨伦巴的老师学习作曲。此时，他思想处在矛盾中，需要自己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要在法律和音乐之间作出抉择。

只有二十三岁的柴可夫斯基在确立自己的志向和爱好时没有犹豫，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一八六二年，他毅然地考进了彼得堡音乐学院，有系统地学习音乐，学习自由作曲。当时他仍然在司法部工作，边工作边学习音乐。这需要有从事事业的决心和毅力。一年之后，他为了集中精力学习音乐，辞掉了司法部的职位，决心一生从事音乐。

家里只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父亲，母亲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就得霍乱病故。老父亲仅仅依靠养老金过活，还得抚养他三个弟妹。柴可夫斯基当时没有任何收入，却要放弃自己较好的工作职位学音乐，这对生活在那个俄罗斯黑暗时代里的青年人，不能不说是勇敢的举动。这需要有多么强烈献身音乐事业的崇高精神和信念！

在四年的音乐学院的学习生活里，他没有向家里的老父亲要一个钱。在大学生活里，他和居里夫人一样过着贫困艰难的生活，忍受贫穷苦难的折磨。他吃着粗糙的食物，有时还要挨饿，饿得头发晕，他仍然顽强地坚持学习。自从进入大学，他杜绝了社交活动，回避那些耗费时光的交际。他是音乐学

院的穷大学生，衣著褴褛，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时常由他的老师把旧衣物送给他。他学习进步的速度是惊人的。他的老师卢宾斯坦给他留作业，让他作十首练习曲。等到日期到了，柴可夫斯基却交来一二百首练习曲。使他的老师们大吃一惊！老师们发现这个穷大学生是一位有才华的音乐天才，便很喜欢他，器重他。但是，这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柴可夫斯基只好课余收学生教钢琴课，难熬的四年终于过去了。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他以德国大诗人席勒的《欢乐颂》创作了大合唱，获得了银质奖章。

这个时期，卢宾斯坦筹建了莫斯科音乐院，聘请柴可夫斯基。当时一份杂志上有这样的记述：

“那是一八六六年九月一日，一群音乐家集拢在俄罗斯帝国风格的老式两层屋子里，莫斯科音乐院开办了。接待来宾的是一个眼睛活泼而有光彩的、头发乱蓬蓬地向后梳着的人。那是安东·卢宾斯坦呀——著名的钢琴家兼指挥，同时又是年青的俄罗斯音乐的名教授。这个音乐院十足是他的血肉的一部分；他是一个把全部生命浸沉到音乐艺术生活里去的人。

“在这种场合免不了的互相道贺之后，一个青年人——教授里最年青的一个——出现了，他坐到钢琴前面。莫斯科的人对这位先生是不太知道的，只知道那是卢宾斯坦从圣·彼得堡请来的，刚从彼得堡音乐院毕业的小伙子。这个年青人的衣服不很华丽，这一点说明了他的出身寒微。据说他到莫斯科来，所穿的旧熊皮大衣，还是诗人阿普赫丁借给他的。这一位新教授弹了格林卡的歌剧《路斯兰与卢德米拉》的序曲；演奏得实在太好了！这个人就是柴可夫斯基，对于莫斯科音乐院的生长和进展，他是最有功绩的第二人。

其后的十一年中，在莫斯科音乐院，他一直教音乐理论等课，写了俄国第一本《和声学》。他成了大音乐家后，还不断与音乐院接触。第一次排演他歌剧《欧根·奥尼金》的，也是音乐院的学生。这一次历史性的演出，是一八七九年三月十七日的事。”

这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生活中难忘的一年，他为俄国的民族音乐在欧美争得了声誉。

## 不做沙皇的鹰犬

柴可夫斯基读了德国大诗人席勒的《奥尔良之女》很受感动，爱国英雄贞德的精神一直使他激动。他终于在一八七九年完成了歌剧《贞德》，用丰富的音乐语言塑造了贞德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激情地歌颂了这位英勇不屈的女英雄，表现了音乐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柴可夫斯基是用音乐的创作来实践他的爱国主义的。

《贞德》歌剧受到沙皇反动书报检查机关审查，柴可夫斯基和人们正焦急的等待通知。

彼得堡的天气闷得很，闷得柴可夫斯基喘不过气来，他把室内的窗户都打开了，还觉得透不过气。他坐立不安地在室内来回踱着步。

大家都了解柴可夫斯基此时的心境。在座的朋友都热心地安慰柴可夫斯基，让他放宽心。

“柴可夫斯基，您在担心您自己作品的命运，可是您也不要太认真，对他们寄托什么希望……”

柴可夫斯基感叹地说：

“在我们沙皇执政的俄国，一个剧目的上演是多么困难，要经过多少大官小官的层层审查。你得按他们的意图写，就可以通过、上演；不然你的剧本就别想过关。”

“您应庆幸，我们的音乐家。我们俄国有多少有思想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惨遭迫害，被放逐、被杀害。我们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不是死在他们的种种残害下吗！”

朋友们的话勾引起柴可夫斯基的积愤，他愤怒地说：

“我不能写那些歌颂歌舞升平的音乐，我没有那种好的心境。不隐瞒诸位，现在，彼得堡对我的心情产生了悲苦、压迫性的效应，跟这里的天气一样很坏——漫漫的雾，无涯的阴雨，烦闷的潮湿。走到街上，一举步就碰上了哥萨克的巡逻兵，我们好像处在包围中。这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一个绝对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政府，不许可人民讲话。连一个阿克沙可夫说一句勇敢的真话，就把他放逐到西伯利亚……还有那些忧愁、悲苦、疯狂的青年，成千成万的没有经过一次合法的审讯，就给流放，流放到连乌鸦也捡不到骨头的地方去。可是有的人们，整天无所用心，他们沉溺在自私里，一点也不做声，一点也不抗议地生活下去。多么可悲！”他望望大家，大家默默的听着。他继续说：

“我们都是音乐家，应当用音乐讲真话。”

他的话引起了很大震动。

众人在低声议论，门铃响了，一个人走进，大家都鸦雀无声，停止了议论，期待着……

来者送来了官方检查部门审查过的剧作。来者走后，柴可夫斯基不安地拆开信，大家急切地想知道个究竟。

内有官方的通知，说彼得堡皇家剧院已通过上演歌剧《贞德》，随通知附有审查官先生修改过的歌剧脚本。审查官大人在歌剧总谱上写着：

“本剧所称大主教，应改称游方僧，不准用大主教三个字。所有关于十字架的对话，均须删去，舞台上亦不准有任何十字架出现。”

这是多么可笑的决定。

柴可夫斯基看到这些人随意蹂躏他的创作的成果，愤怒极了。他当着众人的面，说：

“这一切都是混蛋！”

“歌剧结尾的时候，把贞德带上柴架，她要求一个十字架，于是一个士兵就把两根木柴扎成十字架的形状，送给了她。这是最近情理的。可是，他们一改，这整整一场，就得删去……最可笑的是要把大主教称做游方僧，这简直毫无道理。今天，谁能够相信这样的一个命令，竟会发自一个国家的机关！它监督着全国的所有印刷品，也应该有个把受教育的人吧，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

“柴可夫斯基，您又何必生气、动肝火！这些审查先生大人们都没有长脑袋，都是不学无术的白痴……”

他的话，引起一阵笑声。

不久歌剧《贞德》在彼得堡演出，轰动极了：柴可夫斯基经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和荣誉。演出盛况非凡，观众以真挚的情感，欢迎人民作曲家创作的歌剧。彼得堡玛琳斯基剧场前车水马龙，人山人海；演出结束，观众情绪达到高潮，狂欢高呼，把音乐家柴可夫斯基请到幕前二十四次，人们向他抛

送着鲜花！这恐怕是演出史上罕见的盛况了。

人民给音乐家以崇高的荣誉，热情地支持柴可夫斯基的剧目，但是官方、报纸都是压制和恶意的抨击。那些大人物、“权威”表面不否定，但骨子里却在责骂：说柴可夫斯基没有灵感；剧里的角色写得枯燥乏味，说《贞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寻寻常常的剧……剧场的经理也怀有敌意……果然，第二天，彼得堡的报纸就把这部歌剧和它的演出的一笔抹消了，于是《贞德》便从剧目中删除掉了。

柴可夫斯基不能再忍受了，他愤怒地喊着：

“我不再写歌剧了！”

柴可夫斯基一气之下出走了。

真正的有人民性的艺术作品是镇压不了的，禁锁不住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冲破了沙皇政府的种种禁律，飞传到全国，传到国外。俄国当局不承认，外国音乐界承认柴可夫斯基，并给以很高的评价。向沙俄提出希望让柴可夫斯基参加世界性的音乐集会。这使沙皇政府很头痛。

沙俄反动政府出于无奈，在柴可夫斯基离开莫斯科不久，指派他作俄国的音乐代表，准备出席一八七八年一月一日巴黎音乐博览会。四个月后，柴可夫斯基又正式接到公函，说财政部指派他做俄国赴巴黎音乐博览会音乐代表，月薪一千法郎，必须在巴黎常住八个月的时间。

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有的人听了很兴奋，认为柴可夫斯基这个穷音乐家很快就要红起来了。

人们纷纷登门来为柴可夫斯基祝贺。

柴可夫斯基的书房挤得满满的，大家的情绪很好，有说有笑，卢宾斯坦更为振奋，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的燕尾服的下摆真像是剪式的燕尾飞动起来。他喝过香槟酒脸上露出红晕，显得更为激动。他坐在钢琴前对大家讲：

“今晚，我们为我们大俄帝国赴巴黎音乐博览会的代表柴可夫斯基祝贺。这是他的荣誉，也是我们整个俄国音乐家们的荣誉！”

在座的大部分是莫斯科音乐院的人，他们随着院长卢宾斯坦的祝贺，都一一举起了高脚杯，在明亮的灯光中闪着晶莹的宝光……

卢宾斯坦今天要在这一美好的时刻显示出他钢琴家的才华。他飘怡潇洒地弹起了钢琴……

此时，大家都很兴奋，都很快活，只有一个人，一直没有流露出笑容，陷入在沉思中。他，就是柴可夫斯基。

钢琴演奏完了，柴可夫斯基站起来，众人认为他一定是礼貌性地致致谢词。可是，柴可夫斯基宣布了一件使大家意想不到的事：

“诸位，我谢谢大家的诚意，但是，我很难满足大家的热望和要求。我慎重地考虑过了，我不能做为俄国的代表去巴黎任职。”

立即全场震惊。众人一一询问柴可夫斯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柴可夫斯基平静地回答：

“为什么？我不去巴黎任职，其道理是很简单的，也是很明瞭的。”他没有说山心中的潜台词——沙俄政府是想就此拉拢柴可夫斯基，想宠络民心，柴可夫斯基不愿作这种廉价的出卖。

音乐院人们蜂拥而起，都发了火。尤其卢宾斯坦咄咄逼人地责问柴可夫斯基。当即威胁柴可夫斯基如果不去巴黎，音乐院不再打算聘请柴可夫斯基

任教，并声称他将去梅克夫人那里，告诉她今后不要再资助柴可夫斯基了。

柴可夫斯基义正词严地讲道：

“我已决定了的事，什么人、什么力量也无法再改变它！”

事后，柴可夫斯基写信给他最真诚的朋友梅克夫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和他不去巴黎的真正的原因——他说：“我不愿做他们的鹰犬！”

梅克夫人激动地给柴可夫斯基写了信，告诉他卢宾斯坦确实来谈了不要资助他的事，对此她看不起卢宾斯坦的行为。她却赞赏了柴可夫斯基的骨气：

“我的亲爱的朋友，请不要让雷公的忿怒使你苦恼。要珍重你的身体。……你不能忍受做猎犬的工作，我是非常敬佩你的！……那就向他告别，也是很容易的事呀！其实，损失的当然是他和那个可怜的音乐院，而不是你。你一定会到处受到欢迎，衷心地受到欢迎！”

这件事深深地刺伤了沙俄反动政府，但柴可夫斯基却保持了一个艺术家的气节和崇高的灵魂。

